



左
繡



隱

一

全
十六

服部文庫

117

195

1



117
195
1

增訂杜氏經傳集

青浦張天農先生手訂

左
左
繡



馮李驊手校

正經

三十卷(上)左氏傳

南漢文庫 270-9

吉業堂鑄藏

左繡序

左氏文章也非經傳也文則論其文傳
則繹其義不易之規也昌黎韓氏曰春
秋謹嚴左氏浮夸誠哉斯言乎春秋主
常而左氏好怪春秋崇德而左氏尚奇

117
195
1

增訂杜氏經傳集解原本

青浦張天農先生手訂

左
左
左
繡
繡
繡



錢唐馮李驊天閑
定河陸浩大瀛

評輯

書業堂鑄藏

左繡序

左氏文章也非經傳也文則論其文傳
則繹其義不易之規也昌黎韓氏曰春
秋謹嚴左氏浮夸誠哉斯言乎春秋主
常而左氏好怪春秋崇德而左氏尚奇

春秋明治而左氏喜亂春秋言人而左
氏稱神舉聖人之所必不語者而津津
道之有餘甘焉然則春秋之旨其與幾
何矣近莊列詭譎之風啓戰國縱橫之
習大率定哀以後有絕世雄才不逞所

志借題抒寫以發其輪囷離奇之概云
耳故曰文章也非經傳也雖然當時二
百四十二年列邦事蹟盡爲秦燼後之
人欲通春秋之義必觀其斷欲觀其斷
必檢其案公穀風調酌係漢儒國語冗

而散實不類左氏手筆則是彷彿萬一
者猶賴此篇之存雖有學如胡氏識如
胡氏議論精詳如胡氏其能舍是以爲
案哉且居今日而挾爲兔園冊者尤有
故自有明以來四百年以四子書取士
孔孟同時事實莫詳此書是昔爲春秋
一經之傳者今且爲語孟四書之傳也
援引驅策幾不可斯須置而謂是能已
乎余自幼就傅卒業經籍塾師卽以此
授初疑其不合於經然其文雄深雅健

變幻高華嗜而成癖者何啻當陽獨恨
當陽以後訓詁無慮數十百家要無能
統括全書指其精神脈絡以見作者之
才以盡行文之態居恒循誦有志丹鉛
通籍後鹿鹿使車未遑也乃有馮生天

閑偕其友陸生大瀛呈其所輯左繡一
冊披覽之餘甚愜人意蓋文章一道本
有天然之節族有自然之呼應不能文
者有意揣摩摹而常離能文者本非擬議
而自合忽忽則不知按之則盡出左氏

之爲文豈預設一成格哉而後先互應
疎密得宜有不期然而然者是誠文之
至也然則左繡之論文亦論文之至也
學者得此而讀之自不至買櫝而還其
珠亦不至以辭而害其志矣抑余又有
爲生告者學人不朽事業得志則在經
濟不得志則在著述以生之渺思微會
由論文而進之以談經更必有卓犖不
羣之識也此猶其嚆矢也夫

時

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孟冬年家侍生朱
軾書於浙署之自修齋



序言

吾門馮子李驊食貧嗜古嘗彈數年
精力與其同學陸君剝心陳編章紘
句蕭甫成左繡一書將出以行世或
有問於子曰二子之為是書其陽秋
之博後武庫之扶輪者邪子曰不也

說傳非說經論文而不論事馮子固
自言之矣曰然則據今人之濃上滯
千載以律古人之文其可乎哉子曰
然自有書契六經炳垂是時元氣渾
淪菁華未泯於是子有關生人靈慧
之府軒轅極致以章天地之大文者

丘明氏實為之創而莊周屈原乃繼
之馮子工於論文而本乎其初故矻
矻焉於是致力云爾春種之誅賞嚴
於一字游夏所不能贊而左氏說之
詳左氏之紀載繁數萬言高赤所不
能勝而杜氏覈其要是皆無可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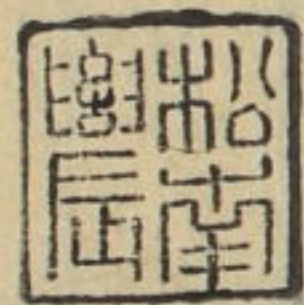
獨其思力之精銳矩律之謹嚴機態
之變化從衡而不詭於正是則管之
人所會心而未始有言近世屢有言
之而不能詳且盡者馮子有志虜是
是亦褰裳去之之一候也且子固知
文不可以無灋而其所謂灋者何也

自兵刑律歷下逮百工伎術之流莫
不自法其法而法固未嘗有異也無
亦天地間祇此陰陽奇耦順逆終始
疏密合離之數端以相與錯綜而位
置而人之巧拙能否不蘄自呈露於
其間神謀鬼謀百姓與能此真可為

知者道耳是故文以載道：存則法
存法或廢則無以言之文而適虜道
矣六經一天地也日星海嶽之麗乎
兩間如文之有左氏者也縣象成列
自古已然此中靈秀神奇亦復豈待
點染而狀之彌工撥之愈出則後人
之巧藝亦造物所不禁辟如仰星漢
遊海岳洗洋冥迷而不可窮有人焉
一：大啓其藏示之以躔次之所以
行流峙之所以安與凡昕夕之斂舒
煙雲之變滅識波瀾之鼓蕩窺洞壑
之幽竒無有不獸目醉心者而又孰

非天地間自有之境象乎哉然則據
今人之灑以論古文又何為而不可
也客既斂容而退因識其語以弁是
書之端馮子家無甌石儲節嗇朝夕
黽勉而為此陸君實襄厥事此殆有
癖於杜氏者若嘉其志而翼之於成
則當世大人先生是期予無所置喙
矣皆

康熙庚子季秋松南農張德純書於
虎林旅次



讀左傳
 卷一
 春秋時事圖說
 附春秋三變說
 魯十二公說
 列國盛衰說
 周十四王說

左繡目錄

首卷

杜氏原序

六刻左例言

讀左卮言

春秋時事圖說
附春秋三變說
魯十二公說
列國盛衰說
周十四王說

一卷

隱公

二卷

桓公

三卷

莊公

四卷

閔公

五卷

僖公上

六卷

僖公中

七卷

僖公下

八卷

文公上

九卷

文公下

十卷

宣公上

十一卷

宣公下

十二卷

成公上

十三卷

成公下

十四卷

襄公元

十五卷

襄公二

十六卷

襄公三

十七卷

襄公四

十八卷

襄公五

十九卷

襄公六

二十卷

昭公元

二十一卷

昭公二

二十二卷

昭公三

二十三卷

昭公四

二十四卷

昭公五

二十五卷

昭公六

二十六卷

昭公七

二十七卷

定公上

二十八卷

定公下

二十九卷

哀公上

三十卷

哀公下

杜林合註分卷五十非其舊也今依漢書藝文志古本
三十卷為正

三十卷為五

杜林介折公卷五十此杜林所撰

東公下

三十卷

東公上

三十卷

東公下

三十卷

杜氏經傳集解原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

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卽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

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庸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

卒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祥允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歷卽周正也所稱之公卽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旣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旣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于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刻左例言

一近人皆以杜林合註為讀左善本張松南夫子與沈操堂先生俱云此係俗刻林不得與杜並故本註悉遵杜氏經傳集解原本一字不敢刪動林註則芟蕪駁謬畧存其明切者而另刊姓氏以別之庶不失古人遺意

一杜解詞意高古典制詳明誠為左氏功臣其纖悉異同處備載註疏經解諸書經解書帙浩繁不能摘錄今但採孔氏正義及顧氏炎武補正三卷參訂一二而閒附鄙見皆以黑圈隔之或加一按字為別總期折衷前賢非妄為掎摭也

一本註單訓義例不論文法鄙意則專論文法然無混入本註

之理故另列上方所以尊杜也或以高頭講說為嫌弗遑恤矣

一此書單論傳不論經以經有專家自漢迄今無慮數十百種非皓首研窮未易窺其蘊奧傳則剽竊篇法作意以見其為古今文字準繩或有千慮一得此愚之所矻矻致力者耳一杜林合註本有當斷不斷不當斷而斷者皆編書之誤今于當斷者增黑圈以界之不當斷者刊小圈以界之而本來面目不敢遽易以云慎也

一陸氏云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卷杜氏合而釋之可見左傳原通長寫去但其中有連經合傳有依經分傳都各成篇法若強取其首尾而一之事雖貫而文則岐矣故此編從杜氏分節為主

一傳文于大段落用一 小段落用一 斷而另起者用 畧讀者用 其于線索關鍵詞意警妙處或 或 或 或 或 或 各就本篇照應不拘一律

一字義音釋于希見者及別有讀法世所傳訛者一遵孔疏陸註增入其從偏旁得聲如隧音遂郭音孚之類一概從畧至可以四聲得者直就本字點發而已

一家貧無力置書左傳自十許歲讀得左概二本閱十餘年始讀杜林給註及春秋五傳全書即謬加丹黃又閱十餘年凡

易稿十餘過今年春錄有定本已終不自安復從北墅吳子石倉棻瞻喬梓乞得汲古閣註疏六十卷徐東海先生所輯春秋左傳諸集三十一種又從友人王若沂沈薊良沈子門范右文乞得徐揚貢初學辨體金聖嘆才子必讀孫執升山曉閣左選呂東萊博議永懷堂杜氏左傳定本朱魯齋詳節從及門吳乃人覓得吳青壇朱子論定文抄林西仲古文晰義真西山正宗姜定庵統箋又別見坊刻孫月峰鍾伯敬評本唐荆川文編茅鹿門三史王荆石左選羅文恭汪南明兩家節文以及左國文粹左氏摘萃左傳評林諸本增評之未到者十之二改評之未合者二十之一夏四月又從吳興書賈高某購得吳門唐錫周左傳咀華二十二卷秋九月友人沈雷臣寄示薊門王或庵左傳鍊要十卷冬十月友人沈仁域購示桐川俞寧世可儀堂左選全卷意新筆雋均為讀左快書惜限于尺幅各量登其尤者數十條所見如此而已于劉賈啖服諸古本槩乎未之聞也寡陋之譏知無所逃閱者鑿其探索之苦而他無所苛則幸甚幸甚

一左傳但當論文不當論事論事自博議史懷外往往互相勦襲塵飯土羹見者欲嘔茲但錄其監議新雋精切者以資初學識力餘不濫登弗以罍漏為嫌

一全部評論皆一意孤行直至脫稿方廣羅校訂凡有增改必

記其所由得毋敢蹈伯宗無續之訶然亦時有與前人暗合者如元妃篇隱立奉桓之解見于鄭眾克段篇處女脫兔之喻見于東萊本非勦說無媿雷同則亦聽之不能遍註也

一國語公穀與左互相發明本欲附載但專論左氏篇法作意不當旁雜他文另有四傳異同嗣刻呈教

一左傳事類最多有相似者有相反者有相對者有相錯者暇日纂得左貫二冊卽當盡刻以爲初學佩觿

一貫本傳事實一貫前古後今

一史記漢書向有評林之刻採取略備而疎謬甚多亦欲刪訂以請正有道恨無其力世有惠然賜教者僕其褰裳就之

一此書脫稿後亟欲問世苦無同志同門陸子大瀛素有左癖見而愛之盡出其平日評點與子叅校真臭味也爰公諸同好而范子右文沈子襄武亦皆佳子不逮玉我于成者均得備書以志不朽

張松南夫子云左傳自是有意爲文但不當執古人以就我法故愚所評諸法皆是左氏自在流出並不致強爲穿鑿以自誣誣古人且誣天下後世也讀者看得此法非左氏一人之私此評亦非余兩人一己之私乃爲不負此書

松南師又云評論正不在多遇當批處索性說箇暢快其不用批處連空數頁亦不妨寸寸填寫反失其佳此言誠著書科律但驍本意乃爲初學發明不覺過于煩絮知爲方家所笑

况尋章摘句原非壯夫所爲敢望厠古人之席末耶愧負師
言良用悵悵

華川馮李驊天閑氏識

語云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左傳所載何等經
濟何等學問今概置不論僅僅以所謂篇法作意者當之
其與坐井觀天何異然載道者謂之文文亦道之所寄考
亭朱子論讀毛詩義理外更好看他文章讀經且然況于
史也異日論定左傳亦謂左氏是箇曉事該博會做文章
之人可見左氏之文亦前人所留意第不專以此盡左氏
耳今余專以文論左氏本未嘗專以文盡左氏坐井而觀
天謂所見者小則有之如曰此昭昭者之非天則天亦不
受矣據爲讀左卮言於後

昔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南本以爲同能不一勝去而

學火夫子是書略古所詳而詳古所略此物此志也不肖

窺尋偶及夫子笑而領之矣男張孫謹識

讀左卮言

左氏敘事迹言論斷色色精絕固不待言乃其妙尤在無字句處凡聲情意態緩者緩之急者急之喜怒曲直莫不逼肖筆有化工若只向字句臨摹便都不見得

左氏格調變換不窮長者千萬言短者一二字却都筆筆有法其中有獨自成篇者有類聚成篇者有絕不相蒙而連綴成篇者世本或去前取後如宣子玉環或去後取前如呂相絕秦或去兩頭取中間如呂卻畏偏季扎觀樂或去中間取兩頭如陽橋之役周十人同至如賜胙盟葵丘本二也而誤合爲一子產醫和論疾本一也而誤分爲二凡此不一而足要皆只論事實文調不論篇法作意之故誠審于篇法求其作意則自知一字不可移易矣

左傳刪本最多然長篇無論卽如漏師城邗單辭隻句無不工緻更從何處割愛愚故全刻而評之世有昌歎之嗜者定當一把臂入林

自來選左讀左不外詞調故實兩項卽有標舉章法句法字法稱爲奇奇妙妙者但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又或約指大端而遺其委曲或細分句節而不露全神雖前輩引而不發使人自思而後人則一概囹圄吞棗矣僕深惜左氏妙文千載埋沒不憚備加評註先論全旨次分太段又次詳小節又次析句調務令完其本來獨闢生面要爲初學撥其雲霧指

其歸趣當世不乏神解之士超超元箸亦安用此嚼飯餵人
爲也
作意如子產不與鄭環語語剛執其神理全爲孔張失位爲客
所笑故意作難以殺其勢而爭其氣篇法如季扎出聘前後
叙事都作連山複嶺局陳故亦夾一層波疊浪之文以配之
此皆合則雙美離則兩傷者也一部左傳皆作如是觀
一部左傳大概每篇合成片段分之又各成小片段彼可分
而不可合則氣脈不完可合而不可分則條理不密皆未講
于篇法者也

篇法最重提應或單提或雙提或突提或倒提或原提或總提
或分提或直起不提却留于中間以求爲提乃是變法或順
應或倒應或分應或總應或正應或反應或借應或翻應或
明應或暗應或應過又應或不應而應亦是變法逐篇比
始如其變化不窮

古文今文體裁各別自來皆以參差論古固已然乾奇坤偶其
不齊處正是相對處愚觀左氏片段無論本當屬對者必兩
兩對寫卽極參差中未嘗不暗暗相準而立相耦而行散中
有整在作者尤精緻獨絕蓋參差者其迹整齊者其神讀者
慎毋以亂頭麤服爲古人也

傳中議論之精辭令之雋都經妙手刪潤然尙有底本至叙事

全由自己剪裁其中有正叙有原叙有順叙有倒叙有實叙
有虛叙有明叙有暗叙有預叙有補叙有類叙有串叙有攤
叙有簇叙有對叙有錯叙有插叙有帶叙有搭叙有陪叙有
零叙有複叙有間議夾叙有連經駕叙有述言代叙有趁文
滾叙有凌空提叙有斷案結叙正叙順叙實叙明叙不必言
原叙如成師兆亂倒叙如收狄采桑虛叙如邲戰巢車之望
暗叙如城濮齊秦之賂預叙如嬰齊具舟先濟補叙如巫臣
挾纊傳蕭類叙如鄭瞞伐我申叙如二憾皆命攤叙如重耳
出亡本末簇叙如宋鮑禮于國人對叙如聲伯嫁妹錯叙如
戴公廬曹插叙如鄭闕內蛇外蛇帶叙如晏子更宅反宅搭
叙如卻犇送孫林父陪叙如罪萬之後必大零叙如三黜厲
之役複叙如雨述郎之師夾叙如七子寵武駕叙如宋襄盟
孟代叙如樂伯致師滾叙如敗秦剝首提叙如晉文一戰而
霸結叙如子產擇能而使種種手法開天地未有之奇作古
今莫越之準况詞條豐蔚經術湛深又有溢乎重規疊矩之
外者哉

外者哉

內繪動而鼓使營蒐裘亦夾叙法受命展禽以曹為解亦代叙法男張孫附識

左氏通身手法未易更僕其中有巧妙絕人世所未嘗留意者

略拈數則于後

賓主是行文第一活著然不過借賓形主而已左則有添賓並
主之法如反自箕竟將胥臣與先軫卻缺雙結遂霸西戎竟

左類
將子桑與秦穆孟明雙結所謂水鏡造元直不辨誰爲賓主者又有略主詳賓之法如要寫太子不得立却將畢萬必復其始極力鋪張要見晉文憐新棄舊却通身詳寫季隗而叔隗只須起手一句對面一照無不了了又有賓主互用之法如克段是主却重在姜氏殺州吁是主却重在石厚于事爲主于文則爲賓于事爲賓于文則爲主蓋事是題面文是作意他處皆循題立傳此獨借題補傳須看其從主入賓反賓爲主處處有並行不悖之妙

埋伏是文字線索而用筆各變有倒伏又有順伏之法如屈瑕盟貳軫篇師克在和便伏于君次郊郟我以銳師兩君字我字中不疑何卜便伏于必不誠必離兩必字中隨手安插令下文有根也有明伏又有暗伏之法如寫子元欲蠱文夫人勉強出師處處寫出他心頭有事寫郤克忿兵倖勝處處寫作齊侯不弱便令讀者得之筆墨之表也有正伏又有反伏之法如子產將誅子晳却先放子南字字偏枯子南却正字字激射子晳爲絕隱秀可思也有因文伏事之法如石碏諫寵州吁却先寫莊姜一段緣故有因事伏文之法如晉厲敗秦麻隧却先寫絕秦一篇文字是也

褒貶是作書把握其巧妙有虛美實刺之法如鄭莊貪許後才贊他知禮卽刻便譏其失政刑有此一刺適美處都認真不

得又有美刺兩藏之法如荀息不食言有得有失引白圭作
斷兩意都到與敏稱華耦古稱陳桓同一筆意又有怒甲移
乙之法如衛朔入衛既不便掃諸侯又不當貶王人因曲筆
反責左右二公子真有觸背兩避之巧也

左氏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毫髮不苟却別有不成字
之字法不成句之句法不成章之章法如公孫翩逐而射之
上着一承字齊侯以崔子之寇賜人下着崔子因是句韓宣
來聘篇三節逐節少去首尾不稱而其妙正在于此讀者悟
得無處不有文字

此就世人所忽者而言其餘妙法各評見本文要其慣用家數
所以運量萬有不齊者有兩大筆訣一是以牽上爲搭下如
曲沃伐翼本以建國弱本對上成師兆亂却以惠之二十四
年與下三十年四十五年作類叙又如王巡號守與之酒泉
本連下請器却抽出與上文與之虎牢作對叙是也一是以
中間貫兩頭如邲戰前後十六轉只以盟有日矣一句爲關
樞重耳出亡前後凡歷六國却以宋襄贈馬一節爲界畫是
也此兩法處處皆是蓋得此則板者活斷者聯渙者聚紛者
理不獨叙事卽議論亦以此爲機杼乃通部極精極熟極得
力極得意處特爲拈出一斑而全豹盡窺矣

左氏極工于叙戰長短各極其妙短者如衷戎敗制雞父檣李

等或詳謀畧事或詳事略謀或謀與事合至簡至精長者如
韓原城濮鞏邲鄆陵等或先議後叙或先叙後議或叙議夾
寫至奇至橫篇篇換局各各爭新無怪古今名將無不好讀
此書也 兵法古今異宜况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若執此論
兵不免趙括徒讀凡老生常談概置弗錄

左氏好奇每每描寫鬼神妖夢怪異之事如登僕見巫篇凡寫
兩遍二豎大厲篇凡寫三遍鄭瞞凡寫五遍伯有妙于突起
蛇鬪妙于插入陸渾妙于倒煞須識其誕戲皆有筆法故不
墮齊諧惡道中

左氏極精于易然過于鑿鑿處却未免附會唯穆姜論艮八惠

伯論黃裳乃足為觀象玩古者定厥指南耳

左氏極長于詩凡援據釋證或虛或實贈答評贊或質或文最
絢爛者莫過于七子寵武不出鄭志兩番鋪排最變換者莫
過于不答湛露重拜鹿鳴兩番倣作最輕逸者莫過于昭忠
信也其誰云之彷彿微雲疎雨最典重者莫過于夏父逆祀
遂霸西戎儼然清廟明堂至于引書引禮種種博雅引語引
諺種種風趣無妙不臻誠哉獨有千古
議論有泛論切論之不同如睦者歌子便只大概說二三其德
便一口咬定

諫諍有正言喻言之不同如邨鼎篇句句切直縣陳篇句句比

方

辭令有婉語激語之不同如臯鼬篇句句委曲執訊篇句句戇直

起有許多手法而莫妙于鄭人相驚以伯有紙縫中直有一奇鬼森然來攫人渡有許多手法而莫妙于號公是寡人之願也輕颺一筆如游絲之裊晴空

解經有許多手法或解于首或解于中或解于尾而莫妙于蔡燮楚黃篇以兩經雙點于中而兩傳分叙兩頭極整極變斷結有許多手法或分斷總斷或一事兩斷或兩事一斷而莫妙于會鄆篇懸空掉尾此語不屬景伯亦不屬子貢意味無窮第一部書尤愛此一結為飛仙之筆也

左氏有絕大線索于魯則見三桓與魯終始而季氏尤強于晉則三晉之局蚤定于獻公之初于齊則田齊之機蚤決于來奔之日三者為經秦楚宋衛鄭許曹邾等紛紛皆其緯也洵乎魯之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一言以蔽之矣

左氏有絕大剪裁齊桓晉文孔子蚤為之分別正譎傳于晉文寫來獨詳然其鋪張神王處都暗暗露出詐偽本色齊桓則老實居多又生平全虧管仲提調而管氏亦都不甚鋪排只一寫其救邢一寫其服楚一寫其辭子華一寫其受下卿而已簡書之從賜履之征是攘外招攜懷遠是安內讓不忘上

是尊王只此四端足以該括此公一生勲略內政軍令等概
從割愛此何等眼界筆力

左傳大抵前半出色寫一管仲後半出色寫一子產中間出色
寫晉文公悼公秦穆楚莊數人而已讀其文連性情心術聲
音笑貌千載如生技乃至此

三條只論大略其詳具于左貫
中陸麟書謹識

張松南師云左傳贊不盡亦無庸贊顧其學問極博才情極長
自天地人物以及古今典故鬼神情狀無不綜核自朝聘燕
享征伐會盟無不典貴整瞻雅與事稱卽俚俗猥褻家人婦
子經其筆無不點化生動平者布帛菽粟奇者福地洞天濃
者雲蒸霞蔚蔚淡者秋水寒潭大者東岱西華小者一丘一壑

古者翠栢蒼松媚者琪花瑤草典者漢鼎周彝淺者街談巷
說乃至繽紛則急管繁絃工麗則追金琢玉浩落則長江大
河變幻則蜃樓海市嶄絕則峭壁懸崖鬆利則哀梨并剪尖
雋則春鶯巧囀奧折則諫果回甘超忽則驚鴻游龍雕刻則
鏤金錯彩凡百妙境任古今作手得其一體皆足名家而左
氏則兼收並蓄又皆登峰造極也史公定是後身昌黎東坡
具體而徵詩史乃足並駕齊驅而天分終遜一籌自此而外
大都屈宋衙官而已以此相目或不為浮譽也

學博才長宜其縱橫跡地目空一切矣乃其矜慎處又何膽大
心小靜氣凝神之至也觀其自全篇以至一字剪裁配搭順

逆分合提束呼應無一點錯亂無一點掛漏無一點板滯無
一點偏枯極參差又極整齊極變化又極均勻直以夜來之
鍼製天孫之錦前人有謂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渡與
人左氏則竟將金鍼普渡天下後世但巖心人覲面失之耳

愚特以繡自左實有望于天下後世之貪看鴛鴦者

有疑繡字為與

左不稱者夫自繡壞繡裳以及繡腸繡虎經史子集指不勝
屈莫古豔大雅于繡而何左之不稱為陸麟書謹識

前人論全唐詩有初盛中晚之分愚于左傳亦作此想隱桓莊
閔之文文之春也議論如觀魚納鼎叙事如中肩好鶴規模
略具而氣局淳樸翕聚居多儂文宣成之文文之夏也議論
如出僕絕秦叙事如鄢陵城濮無不大展才情縱橫出沒藹

昭之文文之秋也議論如觀樂和同叙事如偃陽華向氣歛

詞豐強半矜麗之作定哀之文文之冬也議論如臯鼬夫椒

叙事如艾陵雞父又復婉約閒靜絢爛之極歸于平淡作者
之精神與春秋之風會相為終始讀者按其篇籍通其脈絡

沈潜玩索知不河漢斯言

家君見論明詩及歷朝古文者皆
作此語常欲刪去愛其獨確乃復

存之男張孫謹識

左傳須一氣讀一氣讀方能徹其全神又須逐字讀逐字讀方
能究其委曲須參差讀參差讀則見其錯綜之變又須整齊
讀整齊讀則得其裁剪之工須立身局外讀立身局外以攬
其運掉之奇而後不為其所震又須設身局中讀設身局中

以體其經營之密而後不為其所瞞持此法以得當于左氏
以之讀盡古今秘書直有破竹之樂耳

小時學為八股好作馳驟文字先師王約齋夫子

先師生平啓迪不倦著有

約齋四書小學講義行世

指謂先輩點題尚用對偶何一往不返為

驛困

此求之古文亦無不散中有整且往往純以整御散者今之

評左猶師說也或謂奈何等左傳于時文則吾不知之矣

小時讀左概至億負羈饋殮寔璧先君子梅庵公

先君子性嗜吟咏著有滄

浪集詩稿山居雜典兩種藏于家

問作何解

驛

對曰當以恐人見知藏之壁

衣中耶蓋刻木模糊視壁為壁先君不唯不怒反有喜色曰

孺子異日讀書別有會心但當以鹵莽為戒今左繡粗有成

書而先君下世二十三年矣掩卷愴然好古者毋似余之蹉

跲而抱蓼莪之痛也

驛再識

春秋列國時事圖說

杜舊有譜坊刻分列卷首殊費繕閱今準史記年表總編一冊於每公之末各附鄙說令時事小有貫穿亦讀書論世所不廢也圖載左貫中

隱公之世鄭最強王師亦爲之用小侯皆爲之弱而最睦者齊魯最仇者許宋唯與齊魯爲睦故於齊則石門始于鹹終於魯則淪平始及平終唯與許宋爲仇故於許則入許始滅許終於宋則伐宋始取宋終皆一部大關目處春秋初年鄭莊臯雄爲諸國之寇然克鄆寢穎內不孝友于家庭交惡申肩外不忠順于王國亦羣罪之魁周之衰鄭爲之也春秋託

始于隱而詩以鄭次王以此齊僖小霸曲沃叔聊寫得躍
躍春秋之事齊晉居多兩君固桓文之嚆矢也

桓公之世鄭稍衰而楚漸強二年蔡鄭盟鄧傳特表之曰始懼
楚爲全部提頭也小芮而敗卒納其君秦亦駸駸萌葉其間
矣春秋列國鄭爲樞機以其居中而近王也故未有伯以
前狹王爲重桀驚於齊魯宋衛陳蔡之間既有伯以後附此
則此重附彼則彼重故齊楚爭之於前晉楚爭之於後近王
故難滅居中故必爭春秋之鄭猶戰國之韓魏其勢畧相等
莊公之世齊桓翹霸而楚亦浸強其大勢全在爭鄭緩告入櫟
爭鄭于前子元襲仇爭鄭于後而齊桓前八年盟幽而鄭服

後十九年盟幽而鄭成卒無如其屈叛何也無他桓自北杏
兩鄆一幽連年爲衣裳之會九年以後晏然無事雖以子頹
之亂亦置罔聞越十年而後王請伐衛仍取賂而還失此大
義固不足以服其心已一軍爲晉曲沃居然列侯荆人來
聘楚成儼然上國而御說背北杏于小白初霸之年請先會
于衣裳五會之後亦識時務之俊桀也蓋五霸各有其基惜
茲父不克負荷耳豈真一姓不再興也哉

閱僖之世乃霸業極盛時也僖十六年以前齊桓服楚于召陵
僖廿五年以後晉文勝楚于城濮以楚成雄桀之姿僅能憑
陵小國而前則屈完來盟于齊後則鬪章請平于晉雖其度

德量力善于操縱而兩君勲業固自彪炳千秋已。桓文相
去十年中間忽着一宋襄勉強支吾適供楚成操切迹其顛
末執滕用郈戾虐可誅不鼓不禽迂腐可笑蓋亦外疆中乾
非行仁義之過也然五霸之次則名不朽苟焉無志者豈反
得而訾之乎。勤王最是圖霸要着子顏之亂齊桓失之東
隅故馳驅卅載而後爲召陵之師子帶之亂晉文占以先手
故迅掃五年而卽有城濮之捷秦穆徘徊河上讓第一等事
與別人做宜其僅僅雄長西戎宋襄又不先不後無可出色
大丈夫建功立業固賴適逢其會哉。管仲天下才妙在不
動聲色孟明不免鹵莽賴其堅忍子文無大幹局只善于自
守目夷才識自足相當惜不見用狐趙不過贊襄重耳固五
霸中第一人也所得于艱苦備嘗者深矣。

文公之世晉衰楚盛之關也六年以前晉襄名爲繼霸而彭衙
拜賜不能禁秦之不強先僕處父不能救江之不滅八年以
後晉靈因之失霸而新城之盟陳鄭服而蔡不來郤缺之二
軍何亟兩扈之討齊宋賂而鄭走險鞏朔之行成可憐無他
趙盾才旣平平又牽于趙穿公婿之寵楚穆欲旣逐逐復佐
以秦康報復之師晉之不競固不得獨咎其君之少而侈也
顧其機全開于范山北方可圖之一言蓋鄭蘭成晉而歸十
年傲事君盟垂隴臣會彭衙重歸臣戚之田睦歌方當未艾

自○狼○淵○師○出○
會○宋○遽○逆○降○楚○勢○浸○昌○燎○原○在○目○矣○猶○幸○莊○王○年○少○未○克○長○
驅○然○黎○糜○誅○亂○庸○蠻○旋○夷○乳○虎○食○牛○吾○于○晉○殊○懼○其○卒○也○已○
天○時○人○事○大○都○相○錯○而○成○如○齊○桓○既○沒○晉○文○未○來○恰○有○一○
宋○襄○為○之○補○苴○罅○漏○晉○文○既○沒○楚○莊○未○來○又○恰○有○一○秦○穆○為○
之○崛起○西○陲○自○莊○迄○宣○遙○遙○八○十○年○間○五○霸○迭○興○想○造○物○于○
此○不○知○費○幾○許○鑪○錘○供○干○載○讀○書○人○俯○仰○也○異○哉○

宣○公○之○世○楚○莊○獨○霸○自○宣○元○年○侵○陳○遂○侵○宋○三○年○伐○鄭○至○十○一○
年○盟○辰○陵○而○陳○鄭○服○矣○然○鄭○猶○傲○晉○也○十○二○年○而○肉○袒○牽○羊○
邲○戰○勝○而○拱○手○以○去○矣○然○宋○猶○救○蕭○也○十○五○年○而○析骸○食○子○
華○元○質○而○俯○首○以○從○矣○問○周○鼎○盟○吳○越○較○延○道○之○請○山○戎○之○
伐○有○其○過○之○無○不○及○焉○而○晉○孜孜○於○攢○函○方○哆○口○于○文○王○之○
勤○悻悻○于○斷○道○且○逞○志○于○婦○人○之○笑○不○唯○晉○孺○非○楚○旅○之○匹○
卽○郤○荀○輩○又○烏○足○以○敵○申○叔○薦○敖○也○其○世○失○霸○不○亦○宜○乎○

齊○桓○只○爭○一○鄭○晉○文○兼○爭○一○宋○楚○莊○則○并○爭○一○陳○蓋○陳○蔡○近○
楚○為○中○國○之○障○故○蔡○從○厥○貉○而○楚○成○以○驕○陳○討○少○西○而○楚○莊○
以○霸○至○宋○為○王○者○之○後○又○重○以○茲○父○之○殃○故○搶攘○者○自○兆○杏○
而○後○少○息○于○弭○兵○鄭○居○天○下○之○中○又○專○以○虎○牢○之○險○故○紛○爭○
者○自○盟○鄧○而○稍○告○寧○于○三○駕○二○百○四○十○二○年○間○大○勢○不○出○乎○
此○盟○吳○越○而○還○又○為○下○半○部○提○頭○從○此○吳○通○上○國○越○橫○江○

左傳
淮而春秋以終矣餘論見本節

成公之世又楚衰晉盛之交也莊王既沒楚共才不及晉景子重智亦不若欒書故陽橋之役諸侯竊盟伯牛之師鄭方獻捷未幾而許田之爭不決皇成之執成仇鄭偃請成蟲牢輸服以至鍾儀被獲申驪亦禽雖復重賂以求會鄧作好而銅鞮之辱伯蠲之殺楚卒不能救也幸而軍府見歸糴棧報聘西門交費華元合成無如金秦食言汝陰空賂相遺一矢識在鄢陵而沙隨柯陵相繼討鄭楚縱觀兵首止鄭徒入質鬻頑而辰陵郟戰之風斬焉然而楚雖漸老晉亦倖強戰鞏固郟氏之憤兵鄢陵亦州蒲之益疾長魚作難匠麗興戎而君臣同歸于盡惟命不常吾不能不服范文卓識矣苟非十四歲見晉其能使城濮踐土之勲復有成霸安疆之一日也哉

晉與齊秦皆敵國然齊晉交兵者少秦晉交兵者多一則僻處東海一則近徧西河也故商人賂扈而後廿餘年而一見于鞏之師蕭同爲質先侮人而後爲人侮輔氏力禽以來十餘年而又見麻隧之戰呂相多誣先欺人而後爲人欺藉令帷房無笑容之聲涉河成會所之信三國同心攘楚易易何待虛杙之會台谷之援而後爲悼公之新政乎前爭陳宋此番復爭一許冷敦取而汜祭亡子國執而蟲牢服瓊澤盟而申封入葉縣遷而武城盟究竟非爲爭許仍爭鄭耳後

此復遷白羽吳入郢而許亦滅唯晉楚皆不能爭也許之所
係亦重矣子重奔命伏柏舉之機華元合成作弭兵之引
成霸安疆又直為三駕提頭此卷全是一部大書轉關處不
可不知

襄公之世悼平復霸之秋也然十六年以前晉悼之服鄭也息
民三駕而有餘十七年以後晉平之服齊也諸侯七合而不
足蓋虎牢城而諸侯戍勝筭在我鄭成而楚莫爭故蕭魚之
赦徧告諸侯假寵且通于周室溴梁會而大夫張乾綱下移
齊貳而楚益肆故弭兵之盟讓楚先歆失霸遂訖乎春秋此
三十餘年間亦時事得失之林矣天下得失之數都由自

取如楚其之不能爭鄭以其奔命于吳而其勢皆原于鄧廖
之簡組甲趙武之不免讓楚以其不能于齊而其端實始于
范宣之假羽毛比類而觀前車斯在襄十四年遷延之役
為秦晉交兵之終襄廿八年弭兵之盟為南北分霸之始又
一部大關目處文公悼公才智警捷無可低昂然一則作
三軍以勦霸又作三行以僭王一則帥新軍從下軍旋舍新
軍復舊制此處較有學問前人謂五霸中秦穆楚莊頗有道
氣余于周子亦云

昭公之世又齊晉吳楚迭為強弱之秋也晉平末年無所事事
逆姜于齊送女于楚石言不戒虓祁是娛爰及昭夷平丘發

憤然而示威示衆聽鄭僑爭承而弗敢難也幸頃公嗣世王
 室亂生黃父恤緯子朝克逐藉談致戍伯音城周依晉之休
 猶有存者楚靈乘晉煇安放焉坐大會號則讀舊書會申則
 用齊桓滅陳滅蔡求鼎求田投龜詬天惡遠斯棄負鉞徇軍
 來粲然之笑當璧尾大致乾谿之辱恃侈而懷亡也忽諸熊
 若初政復封陳蔡簡兵息民綽有可觀而邇讒棄忠天倫之
 際實多懈德遷陰城邾不在諸侯長岸雞父屢敗奚惜楚昭
 既立即誅無極而大封定徙吳繫速挑從此多事齊自西略
 久荒大風莫振羽毛始貳重丘旋成而納燕亦心乎復霸伐
 徐尤志存代興濡上暨平蒲隧率服宜令衣裳九合祖武克

繩而燕姬既歸甲父復入鄆陵雖主邾杞之盟會城不誠高
 張之後于周既昧勤王于魯又爲德不卒欒高跋稷陳桓肇
 典論德論禮有一晏子而不能用其稅駕固不待折齒既背
 而後知也吳通上國楚困巫臣前者壽夢敗組甲之師諸樊
 克臯舟之隘今夷昧頻年勝楚長岸之戰以長鬣復餘皇雞
 父之捷以罪人犯三國洎乎墟室甲與闔廬自有伍胥見用
 誤設多方而楚病亟于奔命矣然而用師於越實始星紀得
 歲受凶史墨先見禍福倚伏又烏能遽同於先王乎綜而論
 之魯昭十一年以前楚靈強而晉平弱十一年以後晉昭弱
 而齊景強二十二年以訖三十二年晉頃憂在王室齊楚所

不能也。吳專罷楚，亦足助晉。惜其得之于楚而失之于越耳。
弭兵盟後，楚爲章華之臺，晉築虎祁之宮，而楚亡于侈。晉
亦替于媯，外寧內憂，晏安酖毒，真千秋金鑑也。管晏皆當
世才，桓之叛，霸不亟子頽之誅，景之代，典不赴子朝之難。俯
仰上下，至今爲兩公惜之。子產爲春秋後半部第一流人
物，自魯襄八年，料侵蔡，獲燮以來，至十九年而爲卿，三十年
而子皮授之政，昭廿年而卒，凡四十四年，歷事簡定二朝，于
晉則當悼平昭頃，于楚則當共康邲靈治內禦外，皆以禮爲
主而輔之以權，立政如丘賦刑書，持正如蔡龍禳火，定亂如
孔子，皆當機如爭承毀垣，用兵如數俘登陴，剛果如鄭環
駟乞詞，令如徵朝獻捷，博洽如臺駘黃熊，風雅如隰桑羔裘。
應變如立廟毀廟，理學如不毀卿校，知人如擇能而使，種種
出人意表，所謂救時之相也。左氏臨了，以寬猛一論結之，蓋
不獨治民其於事大之法，亦不外此。可爲知子產之深者矣。
定公之世，晉霸之局終矣。會王人及十七國之師于召陵，以侵
楚，討其留蔡昭，則德在小侯，誅其納子朝，則功在王室。以此
申大義于天壤，宜不在桓文下。乃荀寅以求貨弗得而辭，蔡
侯坐使柏舉之捷，轉爲吳有此大錯也。且羽旌旃而鄭咻于
挽接而衛畔，高張後而齊畔，仲幾執樂祁止而宋亦畔，於是
外不能主，諸侯內亦無以正其大夫。楊楯爭而趙范忤，邯鄲

之。紀。討。而。趙。荀。鬪。晉。陽。畔。而。朝。歌。效。尤。韓。魏。請。而。三。家。勢。張。矣。獨。是。齊。景。當。有。為。之。時。藉。有。為。之。勢。其。盟。鹹。也。可。以。得。鄭。盟。沙。也。可。以。得。衛。盟。洮。也。可。以。得。宋。因。之。以。歸。田。者。睦。魯。以。會。牽。者。助。晉。移。稹。杏。之。遺。養。國。士。廣。軒。蓋。之。賞。鼓。三。軍。偕。閭。沒。而。戍。周。帥。籍。秦。而。送。王。雖。失。子。朝。于。東。隅。猶。可。收。僭。翩。於。桑。榆。而。一。佳。之。烈。不。難。再。見。無。何。際。代。興。之。會。昧。復。霸。之。經。胛。上。梁。間。且。以。救。范。中。行。氏。而。襲。晉。也。鄰。國。有。聖。人。亦。且。奈。之。何。哉。伐。楚。始。終。于。名。陵。而。齊。桓。因。侵。蔡。而。次。陘。吳。光。又。因。質。蔡。而。入。郢。亦。天。然。關。目。魯。十。二。公。五。霸。皆。聚。前。六。公。後。此。無。復。可。觀。雖。成。十。年。以。前。鞏。戰。則。景。勝。齊。十。年。以。後。鄒。陵。則。禹。勝。楚。然。一。以。憤。一。以。倖。都。無。大。義。足。以。服。人。襄。公。之。世。晉。悼。有。三。駕。之。盛。而。所。爭。一。鄭。晉。平。有。七。合。之。勤。而。所。爭。一。齊。昭。公。之。世。楚。靈。有。會。申。之。專。而。示。侈。不。終。晉。昭。有。平。丘。之。合。而。示。威。罔。濟。自。此。以。後。成。周。之。城。魏。舒。以。南。而。奸。義。柏。舉。之。師。夫。差。以。爭。宮。喪。績。揆。諸。德。禮。信。義。之。風。遠。不。逮。焉。世。多。稱。五。霸。不。足。六。亦。未。易。屈。指。在。

哀公之世中夏衰而吳越爭霸十三年以前吳驟強至會黃池而極十三年以後越驟強至盟平陽而終吳之強也伐陳而修舊怨會鄆而徵百牢城邢溝而江淮通倣魯師而艾陵捷周室之爭晉讓先軟居然兩伯竟同宋盟然而肉食有墨盛

極必衰。國狗之瘼貽笑宗國矣。越之強也，樵李傷闔廬于前，黃池襲夫，差于後，句卒既擾，潛軍斯涉，侵楚以誤吳，聘魯以圖霸，邾益有執父之訴，衛輒亦將伯之呼，駢上之封，動他日之念，適郢之得藉，三桓之去皆於烏喙，有厚望焉。而其時晉有朝歌之畔，齊反為輸粟之助，齊有舒州之逆，晉不聞沐浴之請，般師之執，晉為齊弱，犁丘之戰，齊為晉禽，廩丘乞師，晉以魯勝，齊留舒杖戈，齊又以鄭勝，晉互相軒輊，迄於春秋而田齊之勢，張三晉之局成矣。秦自無衣好義，申胥同仇，從此燕坐西陲，安受中國之燼，楚則免胄除亂，武城卜吉，從此滅梁，盟越終稱合縱之雄，而鄭以滅許，自豪宋亦以亡曹，自負中夏無主，干戈日尋，雖欲不為戰國，不可得也。春秋之始，匪風心怛于無王，春秋之終，下泉寤嘆于無伯，掩卷低回，亦何以易斯言也哉。

春秋三變說

春秋之局，凡三變。隱桓以下，政在諸侯；僖文以下，政在大夫；定哀以下，政在陪臣。當其初會盟征伐，皆國君主之隱。十年，翬帥師會四國伐宋也，則貶而去族。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折也，亦貶而去族。權猶不遠，下移也。僖十九年，大夫為翟泉之盟，以伐鄭，則諱不書公文。文二年，垂隴盟，書士穀十五年以上，軍下軍入蔡，書卻缺而大夫始專矣。浸淫至成

元年鞏之戰。魯以四卿帥師。而三家之勢張。襄十六年。溴梁之會。晉直以大夫主盟。而無君之勢成。于是物極必反。上行下效。諸侯專。天子大夫專。諸侯家臣專。大夫宋樂祁有陳寅。鄭罕達有許瑕。齊陳恒有陳豹。衛孔悝有渾良夫。晉趙鞅有董安于。魯仲孫有公歛處父。而莫狡且彊于季孫之陽虎。以公伐鄭。而實意在惡季孟于鄰國。盟公周社。而實意在誚三桓于國人。夫子于定八年。特書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治陪臣也。春秋上治諸侯。中治大夫。下治陪臣。至目之曰盜克。其類以盡其義。諸侯大夫一言以蔽之耳。魯論通天下之勢。該二百四十二年。運會所趨而言。左氏直疏通證。明此旨。愚爲約畧其說。以見丘明好惡同聖之語。果不誣云。

列國盛衰說

列國盛衰如循環。大抵不外理數二字。春秋初年。鄭最强。東遷之始。鄭爲有功。且新封也。繻葛之役。逆天甚矣。故終制于大國。晉鄭同依。鄭居中而受制。晉北鄙而主盟。霸必有大國。不其然歟。齊桓獨霸四十餘年。內政軍令有治法。無治人。美先盡也。故沒不復振。晉文十九年。艱苦備嘗。子帶之難。功在王室。霸僅五年。而終賞不酬。勞故子孫繼體不絕。至盛極而衰。則三晉非能分晉。曲沃教之耳。宋襄雅意。代興實不識時務。與戰國之偃後先一轍。爲天下笑。一姓不再興。亦茲父累。

仁○義○豈○仁○義○累○茲○父○哉○楚○僭○王○最○蚤○澤○麋○蒙○虎○首○犯○不○避○熊○
 旅○雖○賢○昧○茲○大○義○子○西○改○紀○仍○而○不○革○入○戰○國○而○竟○為○秦○愚○
 雖○三○戶○有○靈○卒○亡○于○暴○秦○封○最○微○不○齒○中○夏○周○遺○豐○鎬○興○土○
 有○基○任○好○于○晉○有○恩○不○食○其○報○西○戎○雖○霸○運○會○未○昌○夫○子○剛○
 書○以○秦○誓○終○不○已○知○繼○周○有○屬○乎○滕○薛○邾○杞○無○關○重○輕○幸○遠○
 南○服○不○遠○為○江○黃○道○柏○之○續○而○薛○杞○稱○伯○滕○且○名○子○邾○與○小○
 邾○反○去○附○庸○而○濟○五○等○此○王○朝○之○黜○陟○抑○霸○國○之○恩○威○也○陳○
 蔡○比○肩○事○楚○而○一○再○見○滅○皆○陳○先○蔡○後○以○娶○滿○最○早○而○命○仲○
 獨○遲○然○陳○滅○于○楚○田○建○于○齊○則○虞○氏○之○澤○長○矣○衛○與○魯○享○國○
 特○久○楚○丘○帝○丘○頡○頡○曲阜○積○厚○流○光○雖○弱○何○病○惜○一○惡○于○君○

臣○一○爭○于○父○子○而○適○鉏○遜○邾○皆○卒○于○越○兄○弟○之○政○乃○至○于○此○
 良○可○浩○嘆○許○居○鄭○卧○側○首○垂○涎○于○許○田○曹○為○宋○几○肉○實○禍○萌○
 于○鹿○上○故○許○卒○為○鄭○禽○曹○終○為○宋○有○積○威○之○漸○使○人○寒○心○吳○
 始○于○讓○而○卒○于○爭○近○媿○諸○父○之○義○遠○墜○秦○伯○之○教○加○以○立○庭○
 不○誠○好○冠○坐○大○黃○池○甫○先○於○越○已○入○其○強○易○弱○飄○風○暴○雨○固○
 未○有○終○日○者○越○至○僻○陋○與○波○臣○伍○而○允○常○從○吳○敗○楚○句○踐○又○
 乘○楚○誤○吳○橫○行○江○淮○東○侯○畢○賀○五○霸○之○局○竟○以○越○終○禹○之○餘○
 烈○也○顧○適○郢○之○得○忽○轉○為○平○陽○之○盟○詔○猶○用○事○知○其○無○當○可○
 桓○文○莊○穆○之○風○矣○嗚○呼○列○國○盛○衰○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哉○

魯十二公。隱有讓國之賢。而優柔之禍。中于菟裘。桓有弑兄之惡。而瀆倫之慘。償于拉幹。莊慚衛寶。喜有禦亂之武功。僖辱魚門。幸有作宮之文德。見于詩歌。于斯為盛。閔以髻年被弑。然落姑之盟。蚤知攸好。文以多疾。廢禮。然術椒之聘。特有榮施。宣初稅畝。因賄楚而開厚歛之端。成作丘甲。因畏齊而啟窮兵之釁。襄公五年。作三軍。為三家分室之謀。昭公初立。舍中軍。為季氏獨強之計。然而杞圃。葱靈。亦接踵至矣。壞隤。既人定。不為昭討。乾侯之辱。故康樂入而夾谷之相。不終毗。瑕既城。哀不從定。悟墮成之難。故有山施而適郚之得。罔效。八都魯本弱國。二百四十二年間。前則見弱于伯國。後則見弱于三家。而天王屢有錫命之榮。小邦數有來朝之美。則元公之澤。猶長秉禮之風。未墜夫子定筆。削寓褒貶。獨于魯史三致意。有以夫。有以夫。

周十四王說

周十四王。都無甚昏虐。第忠厚之遺。過失之弱耳。然平王。昭惠。及仲。首昧匹嫡之訓。桓王。助沃。逐翼。全懜。裂冠之戒。乾綱不正。宜繻葛之肆逆。而無忌也。莊錫魯桓之命。而法漏于吞舟。僖列晉武為侯。而賞僭于竊國。積而至于子頹。惠猶不鑒。反令鄭逃。首止之盟。而叔帶之釁。不旋踵矣。襄王守匹夫之孝。自致鄙汜之辱。顧始則告難。齊桓王人會洮。而位以定。終

則策命晉文河陽下狩而名亦尊知人則哲庶幾近之自頃
 及匡王室無事若乃定却楚莊問鼎王孫猶布周德之盛簡
 命單劉會伐晉厲猶假周室之威無如靈王生而有髡虛有
 其表景王多言舉典徒託空言以至心疾不瘳已犧釀禍悼
 猛不終敬仍檜杙狄泉姑猶奔走不暇賴晉始城成周繼戍
 胥靡迄于春秋猶然共主要之未有伯以前鄭最跋扈而諸
 侯相制權不遽移既有伯以後齊晉僅以虛名奉之而公然
 攫取大權以去天子拱手而已然襄有請隧之拒定有獻捷
 之詰景有闔田之責敬有城周之命溫嚴並用辭意俱美至
 今令人想見先王命誥之遺而天威咫尺猶凜下堂之拜發
 婦恤緯猶深瓶罄之恥叱嗟不作甲粟毋徵名義所存冠冕
 斯繫此春秋與戰國之所以分也已

外人頗疑家君偏於論文不及論事今從左貫中摘錄數
 則于首畧見大意而全部了然其視世之論事者何如也
 男張孫謹識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page, including faint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察評
同懷杭州陸 偲與阜

男 馮張孫近潢
翼孫念詒
先孫恩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隱公第一 公名息姑魯惠公子母聲子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受封傳世十三至

公攝國 謚法不尸其位 曰隱 在位十一年

傳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 孟子卒 不

薨不成喪也無謚先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孟子之姪 夫死不得從夫謚

此篇為不書即位傳所謂先經以始事也。要表隱讓國之賢。須先見桓之不當立。今平平叙置絕不着一筆。低昂只於隱公所生詳寫。各分於桓公所生詳寫。符瑞而兩君之是非。然言外史公封禪等書便純是此段筆意。

而忠公薨。此句中便見未嘗立隱為太子。亦未嘗立桓為太子也。着筆虛活詞簡而意微。此單句轉法上用對叙下亦對收也。隱公代立而奉桓為太弟。則結中仍用雙結。令章法勻整。鄭眾說同正義駁之未是。

弟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媵。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媵以證繩證。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婦人謂嫁曰歸。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魯。正義曰。唐叔虞魯季友不言為而此獨言為。以宋女而作他國之妻。故傳加為以示異。非手文亦有為字也。隸書起於秦末。石經古文虞作。生桓公而惠公薨。魯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蓋言太子尚少。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隱公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為桓尚少。是以立為太子。帥國人奉之。為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

經元年春王正月。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

不言一年一月也。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隱莊閔僖元年。林孔子因魯史作春秋。故以魯紀年。而書王正月。見周之正朔。猶行于天下也。周正建子月也。○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于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名。例在莊五年。邾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不稱國。今兗州曲阜縣。○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而言鄭伯。譏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強大。僞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僞曰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得僞例。在莊十一年。母弟例。在宣十七年。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鄆今潁川鄆陵縣。鄆於晚於建於然三反。滎戶局反。當作滎水名。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官咺名也咺贈死

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故貶而名之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仲子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諡故以字配

姓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反之辭。咺吁阮反賵芳鳳反。○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凡盟以

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在僖十九年宋今梁國睢陽

縣。○睢音雖。林三國共。○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

為盟參盟之端見矣。○冬十有二月祭伯來諸侯

為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

使。○祭側界反傳祭仲同。蓋畿內國富辰所謂邢

茅昨。○公子益師卒傳例曰公不與小歛故不書日

祭者。○公子益師卒所以示薄厚也春秋不以日月

為例唯卿佐之喪獨託日以見義者事之得失既未

足以褒貶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無辭可以寄文而

人臣輕賤死日可畧故特假日以見義。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言周以別夏殷不書即位攝也

假攝君政不修即位之禮故史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克儀父名未王命

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王未賜命以為諸侯其後

王命以為邾子故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困

及者內為主也名不如字今書字以知其貴之也。

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解所以與盟也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郕不書非公命也費伯魯大

夫郎魯邑

服

夏時冠月紛紛註解左氏只須着一周字而意已無不足其簡潔處最不可及也。

只以一字解斷得力在前面預用伏筆凡文之繁簡全在用筆先後問辨之

左氏解經最簡到如此節先解邾儀父次解公及盟蔑無一字閒

不書爵是先解後點曰儀父是先點後解一順一逆乃通部筆法之大凡

前傳先叙而後斷此傳先斷而後叙下篇兩頭叙中間斷其餘或隨叙隨斷或

對叙對斷或兩事一斷或一事兩斷或中間叙兩頭斷只此三法而顛倒變化

水火三傳

左補
之也

此等不過備事而已

選左者無不以此為稱首大都注意克
段一邊否或兼重武姜竟以君子曰與
書曰作對斷章法皆未盡合蓋依經立
傳本在鄭莊兄弟之際開手卻從姜氏
偏愛護福叙入便令精神全聚于母子
之間故論事以克段于鄭為主論文以
實母子類為主玩其中開結局兄弟未
後雖收母子與起呼應一片左氏最多
實王互用章法細讀自曉也 事在此
而文在彼此例凡謂錯經合異者若執
事論文必印板而後可耳

最重姜氏故用重筆首提而次提叔段
只起手一行已定通篇大局
莊段先總一筆次分作兩筆惡字倒煞
愛字順領對變而接緊左氏大概不出
此法
謂之京城大叔與名曰寤生相映乃武
姜溺愛口角從此提頭下三段都從姜
氏而來章法一綫矣 曩時評云故張
其名以驕之所以陽悅其母而陰行其
毒也頗與杜氏合

口口姜氏總為城賴伏株

旁入着意此公一味閒閒然寫出胸有
成竹

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郟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
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書于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
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
皆放此○方與音房預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申國今南陽宛生莊公

及共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莊公寤生驚姜氏

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寤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

生故武姜困而後寤補正引應劭風俗通云兒

墮地能開目視者為寤生按此解方得驚字之意

共叔段欲立之欲立以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

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

號叔東號君也特制巖險而不修德鄭滅之恐段復

然故開以他邑號國今熒陽縣○號瓜伯反○本慮

其特險難制卻似為弟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

畫長策者此莊之狡也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

言寵異於眾臣京鄭邑今熒陽京縣祭仲曰都城過

百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

五里經三百雉故其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大都不得過百雉左氏最多一字句法不令

三分國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合

城之一左氏最多一字句法非先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音避對曰姜

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使得其所宜○厭於鹽

長火左專

隱公

四

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

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斃，路也。姑，且也。蔓，音萬。路，蒲北反。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曰：

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子呂，鄭大夫。欲與大叔，臣請事之。

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公曰：

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福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前屬者，今皆取。以爲己邑。

至于廩延。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子封，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

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

將崩。不義于君，不親于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不義之人，不爲衆所親，暱厚而無基，將如墻然。

自然崩壞。按承上。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

多行不義，林說是。步曰卒，將襲鄭夫人將啓之也。公聞其期，曰：可

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左氏好用。預，針句法。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

奔共。共，國今汝。郡，共縣。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

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

出奔，難之也。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且爲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

凡作二層跌落，與前三講章法相配。語氣田緩而急，又預爲下文蓄勢矣。
王或菴曰：三段共四問四答，前一段兩問兩答，是一人後兩段兩問兩答，是一人此善家謀密法。

四層以前奇後偶爲片段，而前姜氏對君字，後自字對君字，前早字姑字對後兩將字對細味之，字字操縱在手。

正叙叔段，卻緊透夫人一筆，從賓見主，顧上起下事之機，乃文之線也。始如處女，後如脫兔，絕妙兵機筆意，一氣趕緊，與之相肖，是爲傳神之筆。

解經只四筆，而自成章法。首尾兩不言，一倒一順，中間一故曰一稱亦一倒一順，前兩項先解後點，後兩項便先點後解，古文今文無二作法，此其一班耳。

左繙

城賴句另為下半篇作提筆。遂字本緊接伐鄆一氣寫下。卻嫌文無滯溜。又鄭莊怨母深于怨弟。若一連叙去。不見賓主。故將書法隔斷。先安放大叔已畢。然後抽出重筆。另寫他處。置其母一段。公案以發洩起處。一惡三請。無數宿恨。此段落最分明。最筋節。處不獨起伏之妙而已。悔字良心發見。乃一篇文字轉關處。

語故告悔八箇字。叙得何等簡括。後撮叙賦詩筆意。正同。此前詳後畧之法。起

處。子子各各樹敵。未路兩兩對收。又前散後整之法。

前人云。遂字結上兩遂字。初字直應起手。一初字然言外。卻是只多了一個兄弟也。暗應冷甚。前半克段于鄆。後半寘母子。賴兩事本當兩斷。但一樣駁。未免境緒無別。忽借君子。忽借考叔。微文刺譏。勝于唾斥。此脫換之妙。凡用閒情掉尾。別出事外。遠致。其法都本于此。

兩事雙提而論。有詳畧。然于仲子前有

看香之何

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遂寘姜氏于城賴。城賴于殺。難言其奔。難乃且反。寘與。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故曰黃泉。既

而悔之。賴考叔為賴谷封人。封人。典。聞之。有獻于公。

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

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食而不啜羹。欲以發

羹饗士。蓋古賜賤官之常。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

繫語助。繫烏兮烏帝。賴考叔曰。敢問何謂也。據武

二反。廣韻繫是也。設疑。公謂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

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若今延道。公從之。公入

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融融。賦詩也。融。姜出而賦

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也。洩。羊世反。後止。四。寫母字與前。姜氏對看。純猶也。愛其母

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賴考叔純孝也。篤也。愛其母

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匱。不

純孝也。莊公雖失之于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

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皆不與今說詩者同。後皆放此。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殯。緩且子

春秋左傳

卷一 隱公

六

五字後只三字于惠公前只一字後卻
整對十字詳者反畧畧者反詳手意尤
不測
前斷後解都兩項開說中引禮凡十二
句卻兩邊合說對惠公則于禮太遲對
仲子則于禮太蚤此即後人拈一說而
反復兩用之法也

事不類而連叙蓋以兩不書相對為章
法

傳于春秋之末記悼之四年于春秋之
始記惠之季年見世系之源流亦所以
挽一書之顛末蓋全部一大照應也

改葬會葬兩事相因而連叙此兩不書
又以斷包叙首尾相應為章法
前聞改葬而來則此榮歸則而改葬皆
不可知矣

氏未薨故名

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
仲子也薨在二年則助喪之物

天子

七月而葬同軌畢至

言同軌以別
四夷之國

諸侯五月同盟至

同在大方大夫三月同位至

古者行役
不踰時

士踰月外姻至

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

贈死不及尸

尸未葬
之通稱

稱尺弔生不及哀

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
位諒闋終喪補正曰杜氏短

喪之說每于解中見之而實非

豫凶事非禮也

仲子
在而

來贈故曰

豫凶事

夷國在城陽莊武
縣紀國在東莞劇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

縣隱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告則否

史不書于策故夫子亦不書于經傳見其事以明春

秋例也他皆放

有蜚不為災亦不書

蜚負蟊也莊二
十九年傳例曰

凡物不為災不書又于此發之者明傳之

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之記他皆放此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

黃宋邑陳留外黃縣東
有黃城○敗必邁反敗

也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義無

故傳直言其歸趣

而已他皆放此

以桓為大
子故隱公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

讓而不敵為喪主隱
攝君政故據隱而言

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

不可知矣

春秋左傳

卷一 隱公

七

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諸侯

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于策他皆放此衛國在汲郡朝歌縣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

公孫滑共叔段之子

衛人為之

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伐衛南鄙。

號西號國也弘農陝

縣東南有號城詩師于邾邾子使執于公子豫。

公子豫魯大夫私請師

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

翼邾地不書。

非公命也。

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非公命不書三見者皆與作大事各舉以

前弗臨不見註在兩不書之上此非公命註在兩不書之下只一例便別章斷而意聯亦一敘事法

備文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眾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禮卿

眾父公子益師字眾音終

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斂為文至于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

同不書日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狄夷蠻皆氏羌之別種也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為禮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濟子禮反水名凡地名皆同。此

外交之始也會戎于潛春秋之始會吳黃池春秋之終此春秋之終始也。夏五月莒人

非公命非王命比類而觀周魯所以同歸于弱也

上節首不稱使句此節則綴日字于不書之下皆敘法之變文左氏筆法不但一篇之中屢變不犯即各自成章苟連類而及亦必小作分別煞甚細心

入向

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首縣也。將卑師少稱人弗地曰人。例在襄十三年。

向舒亮友。補正曰：龍亢在今鳳陽之懷遠。疑遠于欽齊乘言。今沂州西南一百里有向城鎮。近是。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無駭不書氏。未賜族。賜族例在八年。

無駭帥師大夫。專兵之端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高平

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釋唐魯地。此盟戎之始也。○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月紀裂繻來逆女

裂繻紀大夫。傳曰：卿為君逆也。以別卿自逆也。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史各隨其實而書。非例也。他皆放此。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無傳。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

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為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也。字例在閔元年。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困此外特相盟之始。○十有

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無傳。桓未為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為大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于此稱夫人。也不反哭。故不書葬。例在三年。

○鄭人伐衛

凡師有鐘

鼓曰伐。例在莊二十九年。

○困此諸侯專征伐之始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許其修好而不許其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

項事經其筆。輒復醞藉。言人入向。即以點經為敘事筆法。輕妙。

氏還。傳言失婚姻之義，凡得失小，故經無異文而傳備其事。案文則是非，足以為戒，他皆放此。○還音旋後皆同。

○司空無駭入極。費庠父勝之。○復扶。晉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庠父費伯也。前

年城郎今因得以勝極故傳於前年發之。○庠音琴。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復扶又反。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

○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治元年取廩延之亂。

起得突。作意對會。潛節下筆。順逆轉換。固其所長。
此年凡傳七事。皆係小文。前三節不用虛字。後四節都用也。字合而讀之。蓋自有筆意在也。

經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無傳。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今釋例以長歷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書。○三月庚戌天王崩。周平王也。實以壬戌朔日例。在桓十七年。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偽。以懲創臣子之過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夏四月辛卯君氏卒。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備禮于其母。○秋武氏子來求。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于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

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于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以稱。

父族又不稱使也。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其釋也。○賻音附，困助喪之物。此來求。○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稱卒者，畧外以別內也。元年大夫盟于宿。

故來赴以名，例在七年。○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困穆公卒，殤公立。來告故書。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

于石門。南濟水之門。○困此特相盟之始，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賊以志諸侯之散。○癸未葬宋穆公。

以見春秋之終始，齊鄭為之也。○無傳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史在國承赴為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也。書葬例在昭六年。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與甲戌巳丑兩赴陳侯相似而不同

經只三字，卻作兩層解。先解卒字，後解君氏。然以君氏為重，此書法之最變者。看起于將聲子也，說明中間指破不稱夫人而求以曰君氏，作歸結，意可知已。

為公故三字承上不書姓，起下曰君氏，乃挿註法，用筆最簡而變也。

克段篇是原叙法，此篇是正叙法，同以君子作斷。前篇案多而斷少，此篇案簡而斷詳，各成一局，此又其大凡矣。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

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于同盟

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于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則為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今聲子三禮皆闕，釋例論之詳矣。○祔音附。不書姓為公

故曰君氏。不書姓，辟正夫人也。隱見為君故，特書于經，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秉周之政。王

貳于虢。貳，西虢公亦仕王朝。王欲分政于虢，不復專任鄭伯。鄭伯怨王，王曰無

左續

起句各分秩然後並稱二國則黍離降為國風之意耳。雖以周鄭並稱卻以王為主君君而後臣臣也。看王貳于號王曰無之等句可見。交質先提而後叙交惡先叙而後結分在中間合在兩頭一順一逆運用尤佳。

開口一句斷然以下只用反筆透寫此對面冷刺法中數語是即小見大法。虛筆作領實筆作排引証作掉一意翻做三層說無一字粘絲質上只用蜻蜓點水法一點一點真空靈排宕之文。采蔡云于以采蔡于治于以用之公侯之事。采穎云于以采穎南澗之瀆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筐于以相之維綺及金。

大雅生民行華忠厚也。敦彼行華牛羊勿踐履。傳敦敦德敦穀。然道傍之華牧羊于者。其使疏復折傷之。又洞酌言自天親有德履有道也。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餚饒。濯盥豈非君子民之父母。或遠的取三投大器中。又危之注於此少器而可以飲酒食之。飾者以有信之德存澤之誠以立信之整。掉最有風神。得此一宕通體實處皆靈。左氏引詩大都先點而後註。此獨先註而後點。又直寫本文居多。此獨攝舉大意蓋點化之妙。此為第一矣。

此文是兩截說格。前是屬殤公之立。後是論奉馮之非。總只就先君立寡人。

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王子狐年王。王崩周人將舁號公政。周人遂成平。王本意。界必二反。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與也。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不皆未熟言取者。蓋麥踐之。溫今河內溫縣。成周洛陽縣也。周。

鄭交惡。兩相疾惡。按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閒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澗亦澗也。沼池也。蘋蘩藇藻之菜。藇大薺也。蘩藇蒿蘓藻聚藻也。蘓。蘓粉反。藻音早。漘漘丁反。漘漘多反。筐筥綺釜之器。

方曰篚。圓曰筥。無足曰釜。有足曰錡。篚九反。錡其綺反。潢汙行潦之水。潢汙。再排兩筆。不見其板氣。是則活也。行潦流潦。可薦于鬼神。可羞于王公。羞進也。而見君子。潦音老。已收。應起句重。又反復味。莫使人。

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通言盟約彼此之情。故言二國。風。有采繁采蘋。采繁采蘋。詩國風。雅有行葦。洞酌。詩大義取於不嫌薄物。雅也。行葦篇。義取忠厚也。洞酌篇。昭忠信也。明有忠信之義。取雖行潦。可以共祭祀也。行雖薄物皆可用。為。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

春火左傳。卷一。隱公。上。

春火左傳。卷一。隱公。上。

上發出不可不為而立與夷之意前
段虛後段實後段只申說前段而語意
各有所主若復而無味何取乎復也
兩段一句一轉前何辭句以虛筆作折
後豈曰句以反筆作折尤婉轉有風致
固知文無今古以曲為工兩段皆以
主社稷為眼目所謂命以義也

公羊以宋禍罪宣公左氏極善附會况
奉馮之對居鄭之使後事已明明料及
而篇尾只有美無刺若絕不知有華督
之事者此非誅也文各有局此篇口口
先君自應以知人斷結史家得失互見
最識此意若添入旁意一筆事備而文
雅矣

叙穆公事以替宣公作結實宜正所
以贊謬也與克段篇雖美刺不同其筆
法則自一耳
孫執升曰宣之立穆穆之屬焉皆不失
為盛德事凶終者皆其後人耳或乃府
獄兩君雖曰推本亂始恐非春秋忠恕
之旨

此篇特詳石碻諫寵一語論為州氏
弑君張本起手從莊姜叙入為六等

與夷而立寡人

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夷宣公子
即所屬殤公與如字一音餘寡

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

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

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莊公
也馮皮冰反公曰

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

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言不讓則
不足稱賢光昭先君之令德

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舉賢為功
我若不賢是廢之

使公子馮出居于鄭辟殤
公也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

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

命以義夫命出於義
也夫語助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

其是之謂乎詩頌言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
天之百祿也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

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忿而出奔因鄭以求

入終傷咸宜之福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也殷禮有

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

朱其後也故指稱商頌

○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前盧
齊地今濟北盧縣

故庚戌鄭伯之車償于濟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
也十二月無庚戌日誤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白莊姜得臣齊太
子也太子

左續

伏筆也。石碯因其父子之間，便併論其夫婦嫡妾之際，本是暗諷左氏却先替他叙明來歷。此最是史家伏案精細處。使後之讀者不知為是因文而綴其事，不知為是因事而綴其文。但見其照應入妙而已矣。雖從莊姜叙起，却不重寫他賢而失位，只輕輕將賦碩人一黜，便足其意。總以無子已子，跌出嬖人之子，所以歸併諫寵州吁作一個頭緒也。與克段為作意相似而不同。公子州吁特作提筆，又非他處換頭之具。其從上段對舉出落，詳略輕重，有體有法。而變化之妙，只于「一」字一「道」兩字之石碯語作兩層讀。前一層是論後一層是論妙于中間特着「反接」兩字之筆，既與上文勢氣活潑，若徑接後段妙貴。

云云便直而少致，不但上段收煞少力而已。兩截中間用轉接乃通部筆法之大凡。上論州吁此下帶論嬖人論事則前為後伏論文則後為前應章法圓密如環無端。兩層皆以義字為眼。目。林西仲曰：衛州吁始末，弒立伐鄭傳則專罪州吁殺州吁石碯傳則專美石碯此傳則叙過寵速禍之由專責莊公也。孫執升曰：桓公立而石碯老先正謂其善子藏用予謂使石碯身相桓公早為銷弭則君臣父子之間並受其福。今家國所傷不既多乎古之純臣不憂其身之老而憂其國之危故必國之無患而後可以老彼石碯者何以老哉。

美而無子

不敢居上位。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碩人詩故常處東宮。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終以無子，國人憂之。陳今陳國陳縣。其姊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早死。嬀九危反。嬀，陳姓也，厲戴皆音。難為。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莊姜子然，大子之位未定。嬖，親幸也。賤。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石碯衛大夫。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言將立為大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

必緣寵而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而能止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息侯伐鄭，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君之義，乃相救之法，即併上作三。豈亦在。憤家。君之義，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老致仕也。四年經書州吁弒其君，故傳先經以始事。去起呂反。事在春秋。

水火三傳

卷一 隱公

十四

前桓公此時立
已十五年矣

經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無傳書取言易也例在襄

十三年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

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綠陵

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牟婁

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林此伐國取邑之始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稱臣弑君臣之罪也例在

有日而無月○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

逢遇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林此特相遇之始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林此諸侯會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於是

伐鄭齊鄭一黨也魯宋陳蔡衛一黨也東諸侯分黨

而天下始多故矣○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公子翬魯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

諸外大夫貶皆稱人至于內大夫貶則皆去族稱名

于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國之卿佐不得言

魯人此所以為異也翬溺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

曰言違命此其例也○翬許歸反林此大夫專將之始于是翬得兵而循至于弑君矣○九月

衛人殺州吁于濮州吁弑君而立未列于會故不稱君例在成十六年濮陳地水名○

濮音○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衛人逆公子晉而立之善其得眾故不書

入于衛變文以示義例在成十八年○林桓公弟宣公立

傳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為會將

按翬帥師十年亦有

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宿盟在元年○林因衛
亂而簡其禮以相見

此篇前案後斷斷之妙妙于正喻夾寫
案之妙妙于賓主互用蓋此篇自以州
吁為主經卻以宋主兵交于三國獨詳
告宋便令宋出一頭地然後輕輕將陳
蔡方睦合到衛人伐鄭只依經平點而
賓主了然敘事最有手法議論之作乃
有目共睹者耳

三項以和民為主修怨求寵皆所以為
和民地也亦語語為亂字起本矣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
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
謂二年鄭人而求寵
于諸侯以和其民
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
使告于
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
害謂未
君為主敝邑以賦
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
言舉國之賦調
朱人許之
於是陳蔡方睦于衛
蔡今汝南
故宋公陳侯蔡人衛

只五日耳頗有死生契濶之痛民之不
和可知已

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于眾仲曰衛州吁

其成乎
眾仲魯大夫
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
亂謂

而安
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
絲見棼緼益所以
夫州

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難難以

濟矣
恃兵則民殘民殘則眾叛
夫兵猶火也弗戢將

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于是乎不務令

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
乞師不
公辭之
從

問一衛州吁卻對兩夫州吁一意分作
兩層說妙甚既以兩夫州吁提頭作對
中間又夾入一夫字便滅去此偶之迹
而兵字承上轉下雖對而實遞筆法最
佳 凡三點亂字斷然州吁
難以濟矣應棼之暗結成字必不免矣
應自焚明結成字而德字亂字前提後
應首尾回環章法極整又極圓也
徐揚貢曰四段插兩喻文如錯繡尤妙
于不說盡古人唯善用虛故少以勝多
此節雖為聲帥師解斷卻不重論疊故
只以疾之也三字輕撇而前後于未公

乞師諸侯敗鄭特詳。總寫州吁欲以亂成。作前後兩篇過。耳傳有題面在此。而文意在彼者。此類是也。

此篇傳殺州吁自應以呼為主。然石碯難處。又不在呼而在厚。文從州吁未能和民叙起。已立一篇之主。而一則曰厚。問再則曰厚。從三則曰厚。與。滋殺兩兩對。真而中間直稱二人不分首從。至末單以大義滅親。替諸為純。臣却全注重厚一邊。蓋論事則呼主而厚書。論文則呼賓而厚主。看他起處。從主人賓結處。反實為主。中間由平而側。安放無迹。手法絕佳。尤妙在重寫石厚而仍不累。

州吁結惡州吁三字。尤帶得法。密左氏于賓主互用。尤有並行不悖之妙。不可不深思而熟玩之也。明是石碯卻目以衛人。雖曰國討之辭。然作者正特襯托下文殺厚。單出一人之意。以見其為大義滅親之嚴。且斷也。此種筆法。獨史公得之耳。唐錫周曰。考叔純孝。石碯純臣。弁冕全善。于秋華表。傳之所以翼。經也已。孫執升曰。讀告陳語。至今凜凜有生氣。懷光有子石厚。有父皆能立大功。于君國而不能變逆節。于家庭其不幸。豈非天耶。

仲之羽父請以師會之。羽父公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聳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時鄭不還。車戰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于石子。石子石碯也。以州吁不安。借得妙。

○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

寵于王。亦與前篇求使之不疑。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

圖之。八十日耄稱國小已老。自謙以委陳使。因其往就圖之。補正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自稱曰老。

夫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請衛人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

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碯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

于陳。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

親。其是之謂乎。子從弑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曰大義滅親。明小義則當兼子愛

○衛人逆公子晉于邾。冬十二月。宣公即位。公子晉也。書

曰。衛人立晉眾也。

○衛人立晉眾也。

○衛人立晉眾也。

○衛人立晉眾也。

○衛人立晉眾也。

○衛人立晉眾也。

正義曰考謂祭以成之非謂始築宮成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譏遠地也今高平方輿縣

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邾

師衆但稱師此史之常也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成仲子宮安其

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為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為別立宮也公問羽數故

書羽婦人無諡因姓以名宮邾人鄭人伐宋邾主兵故

蟲食苗心者為災故書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大夫書卒不書

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彊苦侯反宋人伐鄭圍長葛

有長葛城林此書圍之始也伐國不言圍邑僖之前書之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林如往也○觀魚者本亦作漁者按漁乃後

人所添古人固即以取魚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

為魚者如草人獸人之類臧僖伯公子彊也僖謚也大事祀與戎

講大事義曰僖伯字子臧其孫始得以王父字為氏

今加臧于僖伯之上以其為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

臧氏之祖傳家追言之也君不舉焉

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

將納民于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合

者為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可采擇不軌不物謂

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

此篇前整後散格講事備用前用對起後用遞收講事正說器用反說以器用即在講事中也而兩層分應講事則先點而後排器用則先排而後點便令實慮反正相接在中間而眼目呼應包絡在兩頭此種格律極其平易然古今作事實無能出其範圍者

通篇以君將納民于軌物句為主前後三點君字鄭重有筆法

林西仲曰。一濠說來莊重中有流動之氣。

俞寧世曰。觀魚是公隱情。未嘗明戒有司。故僖伯只泛陳道理。未嘗指實簡質。肅穆謨誥之遺。

元彭按。數軍實習威儀是講事之節目。公不射是其材不足備用者。然則僖伯所稱首三語重在講事。

結句收則君不舉焉首尾呼應一片。

以解書法作結。直應起如棠觀魚者句。蓋于文自為起說。而于事又自為起說也。嗚呼。察矣。凡以叙事包議論者皆以是觀之。

元彭按。朱子說深拘矢字可謂奇僻。夫傳三語不足以後。

所起。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蒐。蒐所求反。獮。息淺反。說文作獮。索所百反。皆

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雖

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歸而

飲。至以數軍實。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

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

在前。趨敵之義。還。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俎

宗廟。皮草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謂以飾法。則公

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卑隸

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卑。卑。臣。與。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

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公曰。吾將畧地焉。

所親也。射食亦反。阜。才。早。反。孫。籛。以。畧。地。畧。總。攝。巡。行。之。名。傳。曰。遂。往。陳。魚。而。觀。

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行下孟反。陳。設。張。也。公。大。設。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

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棠。實。他。竟。故。曰。遠。地。朱。子。曰。據。傳。則。君。不。射。

又曰。四時之田。皆于農隙。以講事。則矢魚是

將弓矢去射之。如漢武帝親射江中。鮫之類。○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莊

左

兩層亦以順逆為筆法

左氏叙戰最工。有極長者。有極短者。長者奇而略。短者簡而提。如此篇。不過三四語。而重四軍字。又叠兩制字。讀去便自綿爛。緊湊。結亦以三字相配。筆力

精悍。寸錢

他篇前謀後戰。作兩番寫。此獨謀與戰合寫。另一章法。

句有不用虛字。然腳文亦可稱簡練之師。

助得無禮。宜其呼也。立其子。何不復翼侯乎。

正叙只兩語。而顛倒見筆。

伯成師子也。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邢國在廣平襄國縣。沃鳥毒反。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也。晉內為後晉事。張本。曲沃及翼。本末見桓二年。隨晉地。

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有州吁之亂。十四月乃葬。傳明其非慢也。

四月鄭人侵衛。牧衛邑。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今傳直言夏而更以四月附鄭。

人侵衛。牧者。子下事宜得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三年君氏卒。其義亦同。他皆放此。以

報東門之役。東門役。衛人以燕師伐鄭。南燕國今東郡燕縣。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

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今河南成臯縣也。一

名虎牢。洩息。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列反曼音萬。

二公子曼伯子元也。補正曰。子元疑即厲公。昭十一年申無字曰。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杜以為別一人。非也。六年突為三覆以收。我桓五年子元為二拒以敗王師。固即一人。而或稱字或稱名耳。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春

侯奔隨。故立其子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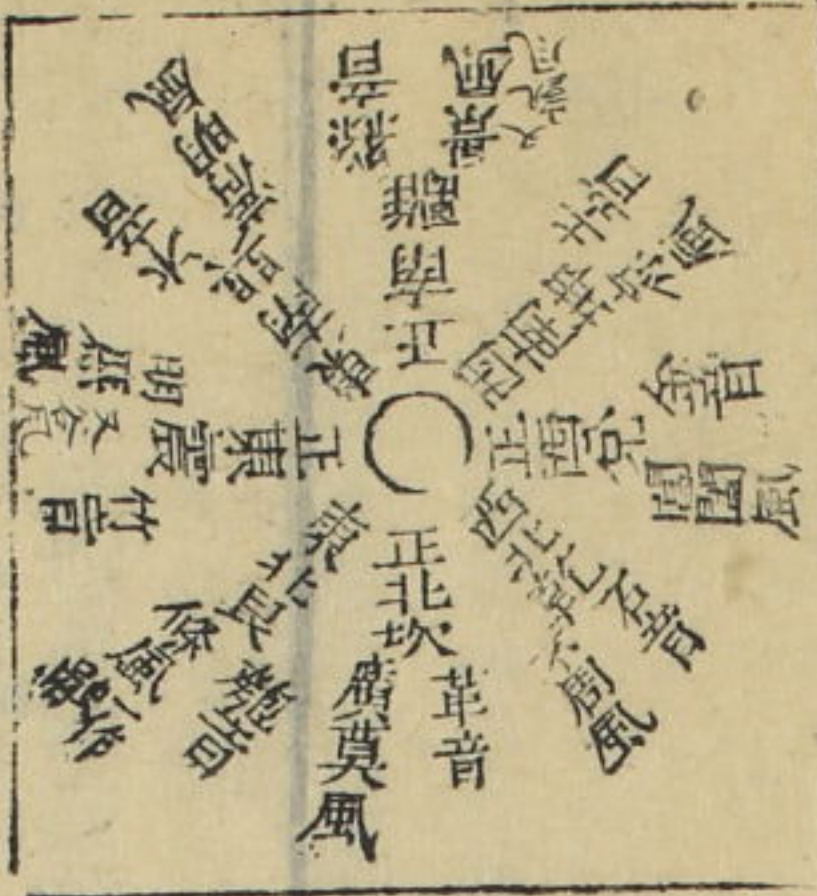
衛之亂也。邾人侵衛。故衛師入邾。邾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邾。

典制之文。既貴于詳。尤貴于簡。此文前
列其數中。舉其義後。括其等。不漏不支。
兼詳與畧之妙者矣。

自八以下。極簡極變。若再說用六前後
皆複。故用筆以明暗相錯為工。

注八音
周禮大
師既

八音八風圖



因取邾而告鄭。因伐宋而告魯。前兩行
不過為後半作引。與公子豫盟。冀篇正
同。未及國三字。即國策未急也。且急矣之
意。而詞令未圓未亮。遂令聞者疑其飾
說。怒其見欺。左氏便從此點綴出一番
情景。使者之對。公所不解。以此辭未
在。宋亦所不解也。是一首絕倒。差接頭錯
會。意文字。從來史家只會裁別人好文。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

萬舞也。

公問羽數于眾仲。

問執羽。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諸侯用六。六六三。大

夫四。四四十二。二二四人。士。夫舞所以節八音而

行八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

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節其制。故自八以下。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

而序其情。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魯惟文王周公

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

眾仲。眾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

氏舞八佾于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正義曰。杜說

同。何休。服虔。謂每佾用八。或以襄十一年。鄭賂晉侯

女樂二八為証。不知彼因歌鍾二肆。遂言女樂二八

為下半樂。張本若二八。即是二佾。鄭人豈以二佾之

樂賂晉侯。晉侯豈以一佾之樂賜魏絳。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

為道。釋四年再見伐之。鄭人以王師會之。王師不書

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郭廓也。東門。宋人使來

告命。公問其入郛也。將救之。問于使者曰。師何

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

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

左。編。字。作。自。己。好。文。字。亦。能。點。別。人。不。好。文。字。作。自。己。好。文。字。者。乎。邾。得。不。傾。倒。害。左。公。也。

兩。寡。人。相。連。有。憾。弗。忘。一。順。一。逆。只。兩。語。而。團。緊。有。法。生。不。能。聽。死。而。禮。之。隱。葬。僖。伯。與。哀。謀。尼。父。祖。孫。一。轍。也。惜。哉。

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為七年公 伐邾傳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有恨。恨。謀。觀。魚。不。聽。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之。等。正。義。曰。註。自。為。呼。大。臣。之。法。其。實。僖。伯。惠。公。之。子。隱。公。之。叔。非。以。其。幼。少。也。

○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郟之役也。

（經）甲子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和而不盟曰平。○林書渝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合而天下始多故矣。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

于艾。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林書首。雖無事。艾齊地。此齊魯交會之始。 ○秋七月。而書首。秋取冬乃告也。上歲也。他皆放此。

○冬宋人取長葛。有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渝變也。公之為公子。戰于狐壤。為鄭所執。逃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翼晉舊。都也。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為九族也。頃父之子。嘉父。晉大。夫。納諸郟。晉人謂之郟侯。言有以示不審。闕者不復。

此春秋之始。天下一轉局也。

只叙一人名耳。卻詳其地。詳其族。詳其官。并詳其所自出。煞甚鄭重。謂之郟侯。下筆又何輕也。只此兩筆。可以得手法輕重之概矣。

因逆隨納郟。特別一翼字。以見其為舊臣也。對照郟侯不勝舉目山河之嘆。

正義曰不復記其闕者但言其邑而已下不云闕若不知何國之地者則言闕

此篇乃倒叙法前叙後斷斷語平對起側申收將善不可失陪惡不可長引商書繫跟數字只說惡之易長引周任方言不長惡之法而末以善者信矣繳應善不可去作掉尾前整後散章法極圓去惡為主善字卻承親仁國寶說落故結仍抱轉不則賓語竟落空矣此語脈之細也

陳桓之謂可乃橫揮法活甚長惡四句筆意極流逸宋人四六乃時以此

引古語悠然而止意味無窮兩證皆以譬喻成片段者

告飢請糴當有五番詞令只一筆點過語多則反畧也又此節只為鄭伯如周作線故畧

記其闕他皆放此前年桓王立此侯之子于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鄂。○釋既有哀侯在翼遂以鄂侯別號其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棄惡結好故言始平于齊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與敗狄采桑篇同。一追叙而順逆迥別。猶成

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也。平

鄭五父陳陳侯曰宋衛實難。可畏難也鄭何能為遂不許

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

不悛從自及也。悛止也從隨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悛七至反。

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商書盤庚言惡

易長如火焚原其猶可撲滅。言不可撲滅周任有言周大

夫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崇

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芟刈也夷殺也蕪積也崇聚也

○芟所銜反說文作交匹末反云以足蹋夷草蕪紆粉反信如字一音申。蕪崇乃詩所謂荼蓼朽止者

○秋宋人取長葛

○冬京師來告饑公為之請糴于宋衛齊鄭禮也。告饑

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不書于經也雖非王命而公共以稱命己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傳見隱

兩節夾縫中似有王室而既卑矣一轉
今不用轉而直落者意已藏于東遷內
也古人文字往往有似脫誤處正其簡
捷處與

幽王娶申女為后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廢之
生子伯服廢申后逐太子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
宜臼奔申申侯乃與犬戎共攻幽王殺驪山下
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宜臼為平王
以西都信我晉文侯鄭武公夾輔于王東遷
治也

以依鄭善鄭兩層跌出鄭不來語短而
味長

正義曰女嫁於他國皆有姪婦與通俱
行則所尊在通書適不書姪婦叔姬

待年之女年滿特行故書其歸

襄元年傳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
焉以終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但言以歸非執也正義曰杜必知以歸非執
者穀梁傳云以歸猶愈于執也

告終稱嗣繼好息民本有四意平分則
極也字一拖以字一接筆法懸活可喜

之賢○釋
直歷反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

桓王即位周鄭交惡
至是來朝故曰始王不

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周桓
公周

公黑肩也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幽王為犬
戎所殺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
鄭焉依○焉依如○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饒○饒至也
字或於處反非○器反○說文艸多貌于○况不禮焉鄭不來矣○為桓五
此當是來朝衆多之意

從王伐鄭傳

鄭傳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無傳叔姬伯姬之
弟也至是歸者待

年于父母國不
與嫡俱行故書

○沛音貝

○滕侯卒

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
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

公卒宣公立

○夏城中丘

城例在莊二十九年
中丘在邾臨沂縣東北

○林魯邑此
書城之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諸聘皆使卿執
玉帛以相存問

例在襄九年○林
此齊聘魯之始

○秋公伐邾

邾此伐
邾之始

○冬天王使

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凡伯周卿士凡國
伯爵也汲郡其縣

東南有凡城戎鳴鐘鼓以伐天子之使見夷狄強
不書凡伯敗者單使無衆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
也楚丘衛地在濟陰成武縣西南○聽滿報反林此
周聘之始亦戎患之始凡伯家父皆大雅之舊人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于

尋盟者恐其忘結盟者恐其散

敗已盟以徇人盟悖亦甚矣

事實以歸字法簡雋傳之所以有經也

三子字小小成章法

正義曰朝於天子獻國之所有亦及陳財幣於公卿之府寺如晉者如晉時諸州年終遣會計之吏獻物於天子因令以物詣公府卿寺然

此篇先總後分以對為造格首句陳鄭總提下分兩對然陳泄鄭而鄭斷陳人鄭泄陳而又斷陳國是以陳為主也至一曰不免一曰將亂明係對說而陳之亂實五父為之故對斷之中又以五父為主觀其前重後輕前詳後畧平中帶側用筆極圓其圓處全在末句拖得輕活
各各寫來只三四語而氣局渾成愈簡愈妙

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盟以名告神故薨告終稱嗣亦以名告同盟

也以繼好息民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嗣位之主當奉而不忘故曰繼好好同則和親

故曰謂之禮經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

息民謂之禮經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于策明禮經皆當書于策仲尼脩春秋皆承策為經丘明之傳博采眾記故始開凡例特顯此二句他皆放此

○夏城中丘書不時也莊三十九年傳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

○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艾盟在六年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為宋討也

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為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為宋討

○初我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朝而發幣于公卿如今計

獻詣公府卿寺○林如今奉使而私覲之禮按賓字林說是冬王使凡伯來聘還

我伐之于楚丘以歸傳言凡伯所以見伐

○陳及鄭平六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泄盟

也泄臨王申及鄭伯盟歆如忘志不在干歆血○正義曰歆口含血也當歆血

之時如口遺忘物然服虔解如為而謂臨歆而忘其盟載之辭非按此只傳無守氣之意

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洩伯鄭鄭良佐如陳泄盟

良佐鄭大夫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入其國觀其政治故

總言之也皆為桓五年六年陳亂蔡人殺陳佗傳

勢利其實忍何能為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以忽有王寵故鄭伯許

之乃成昏為鄭忽失齊昏援以至出奔傳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

東與寅我入祊

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

○夏六月己

亥蔡侯考父卒

無傳襄六年傳曰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諸侯同盟稱名者非唯見在位二君也嘗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繼好也蔡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

以名○林桓公

卒桓侯封人立

無傳元年宋魯大夫盟于宿宿與盟也晉

荀偃禱河謂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雖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己君之名以啓神明故薨皆從身盟之例

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故亦不書名諸例或發于始事或發于後者因宜有所異同亦或

○秋七月庚午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宋公序齊上瓦屋周地○林此

參盟之始也有參盟然後有主盟

○八月葬蔡宣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

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例在僖二十

九年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邳邳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間○邳蒲悲反林此好莒之始吾君特會

重一請字見其殷勤之意此直交如禮者

鄭可不祀泰山魯何故不祀周公此以無用易有用也苟非貪許胡為是汲汲也哉

不曰周以號公為卿士而曰始作卿士于周分明于寤生為眼中針也妙筆前叙後斷先配後祖句特立一案以東為提此亦以中間貫兩頭法如陳入鄭所謂先配後祖也橫插送女句于中則先配後祖便向鍼子目看出出一宗成案令下斷語有根叙法入妙不為夫婦貼先配誣其祖矣貼後祖非禮也承誣其祖矣作斷何以能育承不為夫婦又轉一層四句只兩意而一順一逆不板不直齊僖小霸當在此等處然卒字寫出勉

外大夫 ○螟無傳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公不與小始此 為災 族故不書氏 日卒而後賜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 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 宋敬 衛侯許之故遇于大丘 大丘垂也

地有兩名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成王營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

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國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孫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

○夏號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 周人于此遂畀之政

○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

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

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

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鍼其廉反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濫盟于瓦屋以釋東

強已伏後事之根

寤生是當時一極有作用人

只三四語凡用三君字一寡君為總索此等處執着近乎穿鑿其實作者于整

調有整法于敬調又有散法法雖不同其聯絡后段則一也合聯絡片段而但以亂須粗服為古文鮮不為滿屋散錢者耳

此篇純用陪法起以請謚陪問族中以天子陪諸侯以賜姓陪命氏以胙土官邑陪以字為氏一路陪襯跌出結句筆力絕佳
天子段以氏字止諸侯段即以氏字起一倒一胸接緊而調變以字為氏一篇之主妙在安放中間前後各以兩項伴說亦常山率然勢也

左肅

門之役禮也。會溫不書不以告也定國息民故曰禮也平宋衛二國念鄭之謀鄭不與盟故

不書

○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言鄭伯不以號公得政而昔王

故禮之齊稱人畧從國辭上有七月庚午下有九月辛卯則八月不得有丙戌。○孫鄭莊因齊僞在周地故以齊朝王得事上之禮

○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二年紀莒盟于

尋之故曰以成紀好

○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齊侯冬來告稱秋和三國公使眾仲對

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

敢不承受君之明德也。鳩集也

○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于眾仲眾仲對曰

天子建德立有德以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媯汭

故陳為胙之土而命之氏。報之以土而諸侯以字

為謚因以為族。或便即先人也謚稱以為族

補正陸氏曰按鄭康成駁許叔重五經異義引此傳文云諸侯以字為氏今作謚者傳寫誤也朱子曰以

字為氏如鄭之國氏本于國之後駟氏本于駟之後下云公命以字為展氏是也按正義主以謚為族

春秋左傳

卷一隱公

三

孫新升曰眾仲博物可方鄭僑但子產
典而朕眾仲典而實文章氣運始樸終
文賢者亦各以其時殊矣

癸酉甲戌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己卯
庚辰

之說謂如衛齊惡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
宋戴惡之類存參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為族皆稟之時君
其官而有功者則以其官為族若晉士氏中行氏之
類或以所封之邑若趙氏韓氏魏氏之類公命以字為展氏
諸侯之子稱
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無駟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

經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無傳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庚辰大雨雪

三月今正月○
雨雪于付反○

扶卒

無傳扶魯大夫夫賜族扶音協

○夏城郎○秋七月○冬公

會齊侯于防

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

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

書癸酉始兩日

始也如之見霖雪之欠三日平地見霖
雪之甚前後都用分對而時失總末凡
兩總提一是先分後總一是先總後分
解經文字極質極淡無不精細如此

○雨霖 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

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

亦去聲 震電既震電又不當

大雨雪故皆為時失 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 此解經

而經無霖 平地尺為大雪 字經誤

○夏城郎書不時也

○宋公不王

不共王職

鄭伯為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

宋來以入郟之役怨公不告命

人郟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郟欲以說宋而

公怒絕宋使 ○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

此三條合為一篇凡三寫伐宋為章法
首段伐宋為主後兩段伐宋一跟宋不告
命轉出一跟公絕宋使轉出恰好新奇
後偶局段渾成
不告絕使四句挿叙于中作上下轉候
妙其蓋此文以公為主也

此篇叙戰前叙謀後叙事叙謀妙于用
詳叙事妙于用畧合讀之則前伏後應
無懈可擊文亦謀篇之善者

患其侵突即就他侵突止定計因其所
長誘其所短也妙極

致王命也伐宋未
得志故復更告之
○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

秋之初齊鄭一黨也故鄭告
伐宋而齊僖公會魯以謀之

○北戎侵鄭林言北戎以別戎鄭伯禦之患戎師曰

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公子

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公子突鄭厲公

能往無剛
不恥退君為三覆以待之覆伏戎輕而不整貪而

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

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逞解也

解音蟹或佳買反林
逞快也言快志于戎
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

逐之祝聃鄭喪我師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祝

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

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喪我師殪

死也哀丁仲反戎師大奔後駐軍不十一月甲寅

又音忠禮於計反復繼也鄭人大敗戎師此皆春秋時事雖經無正文所謂必

尋其枝葉究其所窮他皆放此

經戊辰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傳言正

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
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
○夏聃帥師會齊人

嘗寇句許多層折只二語寫透喪我師
句許多情事又只以一字寫盡凡文字
簡者不曲與者不亮兼之者左氏也
正言曰前謂茅伏逆其前後謂祝聃與後伏逆
其後中謂茅二伏擊其中
凡三寫戎師結應前息戎師一筆

按四年秋翠帥師會宋公陳侯秦人衛人伐鄭傳曰羽父請以師會之公許固請而行故書云疾之也

按宣七年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

八三歲

按在上年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曰敗績得鳥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鄭人伐宋

公子翬不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齊鄭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

者從之伐宋不言及明聲專行非鄭之謀也及例在宣七年

○六月壬戌公敗宋

師于營

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敗例在莊十一年營宋地○營古頑反

辛

未取郟辛已取防

鄭後至得郟防二邑歸功于魯故書取明不用師徒也濟陰城武縣

東南有郟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林鄭取郟防歸于我不書鄭譏不在鄭晉取濟西汶陽郟田歸于我不書晉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譏不在晉也

伐戴鄭伯伐取之

三國伐戴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徒也書取克之易也

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戴字林音再○正義曰據地理志梁國留縣故戴國然則戴當從留

也○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郟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

鄧為師期

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公既會而盟盟不書非後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鄧魯

地○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言先會明非公本期釋翬

之去族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

會不書不告于廟也老桃宋地

六月無戊申戊申五月二十三日日誤

壬戌公敗宋師于營庚午鄭師

入郟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已歸于我

壬戌六月

整整四句一筆不換左支蓋無不可大都事多而又簡以緊排行之即以不變為章法矣

王命通應前篇。又視一王爵語便濃。

突着此句。前無所承。蓋上既結宋。又當為下文取三師及入郟提綱。也不會王命討違王命。本相呼應。分作數節者。非

從之。伐戴略。經所詳取三師焉。詳經所略可得剪裁法。

前正寫其事。三項各開說。後補註其故。三項一申說。又可得複叙法。

按文十五年傳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禮也。

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十五日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頻獨進兵以入郟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推功上爵讓以自替不有其實君子謂鄭莊公于故經但書魯取以成鄭志善之也。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下之事上皆不貪其士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勞者叙其勤以答之諸侯相朝逆之以饗餼謂之郊勞魯侯爵尊鄭伯爵卑故言以勞王爵。

○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不伐宋也。○林蓋九年。皆告于諸侯故曰不會王命。○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鄭還駐兵。宋人衛人入鄭。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于遠郊。

衛伐戴也。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名蔡人師者軍旅之通稱。伐戴乃蔡人怒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之易也。○困蔡名之。功故不和。○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報入鄭也。九月無以至於敗。○冬齊人鄭人入郟討違王命也。

十四日。○冬齊人鄭人入郟討違王命也。諸侯相朝例在文十五年。○林此諸侯朝會之始。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邾也。蔡陽亦旅見之始。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與地也。○釐音。來又力之反。

來又力之反。○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與

日及還使許叔姑之故不言滅也許頹川許昌縣○還音環○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實弑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總領薛魯國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

先封薛祖奚仲夏所滕侯曰我周之上正也上正上

薛庶姓也庶姓非周之同姓正義曰周禮王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

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

有禮主則擇之擇所宜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盟載書皆先同

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姓齒列也君若

辱視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

辰授兵于大宮大宮鄭祖廟公孫闕與賴考叔爭車公孫闕鄭

大夫闕闕考叔挾輈以走輈輈車子都援棘以逐之

子都公孫闕棘戟也闕闕疑即詩所謂不見子都者及大逵弗及子都怒大逵道

軌也爾雅爾雅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

于許傅于許城下賴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

春秋左傳卷一隱公

親

此左氏開手第一則辭令文字看其字字活主腦在宗盟二句然直說便覺唐突妙在前後許多襯托君與滕君先平放一筆辱在寡人下且頓住口另掛一話頭作開科妙甚異姓為後已明說破又縮住口忽將對面翻轉一看說得心平氣和雋妙豈有兩也寡人若君若兩路往復意亮而舌鬆國策活計盡在此子耳按析義云魯與滕薛同為諸侯有世相朝之禮若徑把周王朝禮論定魯廷何殊帝制故怙以朝薛為詞愚意魯若朝

薛亦無後于諸任之理此處只是世情語耳卻隱隱有一改步改玉微辭在每讀此文便想到反諧時不知何等話詠利口絕可愛處正其絕可畏處不可不留意也

此篇首段本連中段末段收應起段自當聯作一篇讀末段併附中段于君子兩斷似屬矛盾然鄭莊有禮不過因其詞令處置一端之善而稱之非真許其知禮也觀于詛射之詐則行不掩言矣得後文一抑併前文一場亦屬子虛左氏固不為鄭伯所瞞亦不肯瞞我後人也正以併讀乃得之耳

拔棘逐之自下射之周麾舉登寫得衆
耳衆自爲未殺伏擊
衆目爲手段伏擊

以許讓公乃與鄭人齊僖亦明知寤生
貪許故作騰抽寫來絕倒 又有此一
曲乃鄭莊之所以不遠然有許者也莫
作開文讀

鄭莊貪許大旨只在不啗鄭國之爲亦
聊以固吾圉也兩句卻不直說開口先
說許多謙虛冠冕話頭次又從沒後說
許多能絡謙虛話頭及至說出本意又
不囑發只一點便住重又與自家入說

上許多不憚意處通篇總不使一直筆
于事則如縱如擒于文則半吞半吐好
人之雄詞令之雋

通篇分兩截讀上截安置許叔下截囑
付公孫上截又分兩層前一層是半推
後一層是半受都用雙調作態而單句
起單句然中以單句作轉振下截亦有
兩對不惟許國云云于本段自爲起訖
能與許爭云云又合兩截爲起訖章法
極圓足也

東偏西偏分明兩對而詳略變化處處
兩意往復兩寡人兩不能兩無兩我鄭
國兩而既矣皆雙調也而抑揚開合使
人不覺則以兩平字起調中間復一平
字末又復一平字便令章法遙遙呼應
是左氏極有結構之文 看四平字句

無寧茲云至禮記許字 元彭按此言寧此
許公復能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謂如舊
婚媾焉則此爲匹敵之國矣其能降心以相從乎
爭心將從而生焉必無滋他族而偏處此以我鄭
國爭此土也若如此則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服而
况能禮記許字

登弧旗名○子都自下射之顛顛隊瑕叔盈又以登
登瑕叔盈侯反爲得紙上爽爽命云登登字史公之周麾而呼曰君登矣周麾也鄭師畢登

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奔不書兵亂道齊侯以許
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

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
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曰天

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借手
寡德之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

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
而使餽其口于四方弟共叔段也餽鬻也段出奔任

也○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
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若寡人得没于地

以壽言天加禮于天其以禮悔禍于許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

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茲此也唯我鄭國之有請
謂焉如舊昏媾謂告也婦之父其能降以相從也降

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

春秋左傳

卷一隱公

三

中句初安一許字亦明咭後人以作法矣

一二父兄先安頓魯侯一筆以魯侯不受而見讓且感且慚也寡人有弟恐怕別人此點反先說破亦暗誇克鄆手段且向許叔十分討好做情也

無寧茲許公與無滋他族對看言寧如此弗如彼作開合讀自明林註將無寧茲三字讀斷貼奉許叔說非

他族實逼云云可見齊魯固不得而染指也字字有稜亦便暗應起手一段開文矣

前云得沒後云我死分明我一日在一日不容許轉縮也此言外微意前人論之甚詳始終中三提天字為眼日兩不能兩况能兩其能為線索錯綜入妙

俞寧世曰凌弱暴寡之謀變作存亡繼絕之義辭命款曲情致纏綿真似有至誠惻怛之意後人得其妙者惟曹操自叙令耳

明是雙子都之姣為此掩耳盜鈴之計耳看此君只是一個假

總稱他有禮即刻便訛其失政刑讀者須得其抑揚之妙

此節前案後斷讀前文似乎以多易少讀後文卻是以無易有着筆不多使人

孫其覆亾之不暇而况能禮祀許乎黎齊以享謂之禮祀謂許山川

之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

圉也圉邊垂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

無寘于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于此此今河南新鄭

舊鄭在京兆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之子孫

夫許大岳之允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允繼也天而既厭周德

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于是乎有禮禮

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

服而舍之刑法也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

無累後人我死乃亟去之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

卒出殽行出犬雞以詛射頰考叔者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行亦

卒之行列疾射頰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間皆詛之○

之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

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臣不睦又不邪而詛

之將何益矣

○王取鄆鄆在河南緱氏縣西南有鄆聚西焉

○王取鄆北有劉亭○緜古侯反一音苦侯反

○緜古侯反一音苦侯反

絕倒。四邑安在田字之上。十二邑安在田字之下。一是句中一是句尾。兩鄭字又恰作中間交接。只兩語而順逆長短筆法變化可喜。連綴十二邑作一句而不覺其累。筆力橫絕人。

邢之田于鄭。為邢鄭二邑。為尤委反。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蘇

生周武王司。溫。今溫縣。原。在沁水縣西。縑。在野王。樊。一名陽。縣西南。樊野王。

冠蘇公也。縣。原。在沁水縣西。縑。在野王。樊。一名陽。縣西南。樊野王。

有陽城。隰。在懷縣西南。欒。在修武縣北。向。地名。向土。盟。今盟津。州。今州。陘。在修武縣北。懷。今

縣。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欒。才官反。向。地名。向土。盟。今盟津。州。今州。陘。在修武縣北。懷。今

攢。才官反。向。地名。向土。盟。今盟津。州。今州。陘。在修武縣北。懷。今

攢。才官反。向。地名。向土。盟。今盟津。州。今州。陘。在修武縣北。懷。今

攢。才官反。向。地名。向土。盟。今盟津。州。今州。陘。在修武縣北。懷。今

攢。才官反。向。地名。向土。盟。今盟津。州。今州。陘。在修武縣北。懷。今

鄭息有違言。其端甚小。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息國汝南新息縣。竟。通作境。息一本作鄆。君子是以知息

之將亾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不親親。鄭息同。賢。弱。姓之國。犯五不韙。

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韙是也。韙。韙也。韙。韙也。韙。韙也。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

入鄭也。入鄭在十年。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

書。不然則否。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所傳聞行言。非將若命。則

書。不然則否。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所傳聞行言。非將若命。則

連寫五不字而總之曰五不韙。老而款。

前兩篇連用君子謂文法。此兩篇連用君子是以知文法。行文亦各有時筆氣也。

以不告不書為主。然第一層似乎平說。第二層亦尚渾說。讀至雖及一轉。方見側筆連上平說。渾說都是側注。神理矣。妙筆。三層由平而側。有參少脫卸手法在。

以不告不書為主。然第一層似乎平說。第二層亦尚渾說。讀至雖及一轉。方見側筆連上平說。渾說都是側注。神理矣。妙筆。三層由平而側。有參少脫卸手法在。

以不告不書為主。然第一層似乎平說。第二層亦尚渾說。讀至雖及一轉。方見側筆連上平說。渾說都是側注。神理矣。妙筆。三層由平而側。有參少脫卸手法在。

以不告不書為主。然第一層似乎平說。第二層亦尚渾說。讀至雖及一轉。方見側筆連上平說。渾說都是側注。神理矣。妙筆。三層由平而側。有參少脫卸手法在。

記在簡牘而不得記于典策此恭周禮之舊制。失也滅而告敗勝而告克此皆互言。不須兩告乃書。○否音鄙又方九反。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

此篇是原叙法第一段叙羽父所以弑公之故第二段叙公所以弑于為氏之故曲折清晰及叙正事卻只以一筆收拾通篇簡潔之極也。兩段以第一段為主。經不書弑傳特詳之此例所謂銷經以合異也以羽父為主故通篇羽父起羽父結。左傳最多事言夾寫法一而做一面說此文使營菟裘兩句是也。羽父之弑罪歸于桓不必言其實隱亦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大宰官名。正義曰。為三卿而無大宰羽父名見于經是已為卿復求大宰欲令特置此官以榮已耳以後更無大宰蓋終不立。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授桓。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不欲復居魯朝故別營外邑。○菟兔都反。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

有以敗之生桓公而惠公薨桓即以惠之而老而曰吾將吾將云者總棧而未肯遽釋之詞宜其口實謾人矣自古而仁而死者未有能毫髮無遺憾者也。伐國不問仁人殺桓之言胡為至于耳哉立誅輦而返國于桓安得有為氏之禍。

于狐壤止焉。內諱獲故言止狐壤鄭地。鄭人囚諸尹氏。尹氏鄭大夫。賂尹氏而禱于其室鍾巫。主尹氏。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立鍾巫。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社圃園名。館于為氏。館舍也。為氏魯大夫。壬辰羽父使賊弑公子為氏立桓。夫。為于委反。公而討為氏有死者。欲以弑君之罪加為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補正曰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微者耳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隱篡立故喪禮不成。不書葬不成喪也。桓。弑。

春秋經傳卷一終 隱公 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社圃園名。館于為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子為氏立桓。公而討為氏有死者。欲以弑君之罪加為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補正曰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微者耳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隱篡立故喪禮不成。不書葬不成喪也。桓。弑。

古而仁而死者未有能毫髮無遺憾者也。伐國不問仁人殺桓之言胡為至于耳哉立誅輦而返國于桓安得有為氏之禍。

立鍾巫。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社圃園名。館于為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子為氏立桓。公而討為氏有死者。欲以弑君之罪加為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補正曰言非有名位之人蓋微者耳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隱篡立故喪禮不成。不書葬不成喪也。桓。弑。

左編

春和

三

